

# 第十期

券立號掛准特政郵華中

二十三年十一月卅日發行  
四十五期



現代陶潛的菊花

分華作

DECAMERON

NO. 45  
角洋大份每

## 我們的廣告

十日談爲最有趣味之讀物，沒有僞君子的矜持，沒有高等華人的作態，但並不流於低級趣味，也不墮入流氓階級，不過激也不赤化，所以無危險，不趨奉也不結交權貴，所以不卑俗。真純的坦白的，而是很充滿青春之朝氣的，是人的好朋友。以上是我們刊出過的廣告，雖然是廣告，但要達到這個目標。

## 本刊內容大要

短評 由本刊記者作，不署著者姓名。對社會現象，發表一己之管見。

時論 與短評性質略同，惟篇幅較長，每篇以千字左右爲宜，即時事評論二字之略。

專稿 關於一切科學藝術之較專門之論著，但須具通俗性而富有趣味者。

海外奇談 外國的有趣味新聞，足以引人入勝，促人猛醒或表現時代潮流者。

國內通訊 這是對於海外奇談而言，不必一定要珍聞奇事，但具有新聞價值者爲佳。

農村素描 農村經濟破產，農業社會崩潰之際，有許多悲劇喜劇，使吾人自覺責任之重大，本刊特別留心徵集刊載。

文壇畫虎錄 載文人之遺聞佚事嘉言懿行，詳該欄歡迎投稿簡則。

學校生活什景 本刊讀者中，學生亦占多數，而學校生活爲人生中最歡樂之時代，應有足爲一般人興奮者在。

地方遊記 各地方遊歷之印象，關於人情風俗之描寫，足

增加吾人識見，激發愛國愛鄉之念，爲益良多。

娛樂與遊藝 如電影場跳舞場之觀光，亦以窺見人生之另一側面，不必嫉惡如仇也。

報告文學 關於一切以事實爲中心的記述，均屬於此。如某個人的自白之類，亦可列入此欄，而地方通訊，或國內通訊，如具有良好之價值，可亦視爲報告文學。

偵探小說 現載王家械先生譚樊達因氏原作之陸氏血案，爲我國有最名偵探傑作。

今文觀止 凡新聞雜誌所見有益世道人心之作，亟加轉錄。盼各地熱心同志剪寄。

雜錄 一切什景什寫不登大雅之堂之文學，本刊也很歡迎，無其他項目可屬者，即入此欄。

吸煙室 專載道聽途說，一切捕風捉影之事，每則百字左右，正像在吸煙室之間談。

漫畫 本刊早就注重，除轉載名作安得生外，各家寄稿甚多。

讀者郵箱 專爲解答讀者疑問而設，如有見教無不竭誠答覆。但問題太嚴重，則敬謝不敏。

廣告 我們想徵求若干廣告去補助開支，價目見封底，希望有人能幫助我們，將廣告賜給我們。

# 十日談

## 生命的安安全全

吾們活在世界上，的確確是活着，有呼吸，心跳，血液流動，要吃飯穿衣，這都顯示了吾人是活着的。

活着的人，總想繼續活下去，對於生命的安全，看得非凡重大。一切社會的組織，國家的形成，乃至法律的產生，無非是為滿足吾人生存的欲求，以及保障吾人生命的安全罷了。

不過活着的人，原有只要活着就好的了，不管渾渾噩噩蠢如鹿豕，只要是活着，便有幸福了。而且這的確是幸福的。但也有一般人，却很奇怪地要去推求人生的意義，並且會看出人間的不平等，於是瘋狂地發大菩提心，唱導社會改造，從事革命運動。

這些人，以為人的生活，該使生活是向上發展的，那是要動的面不要是靜止的，所以他們對於生命的解釋，有些不同之處，不是活着就算生活，要活得有意義。所謂有意義即是促人間生活的向上發展。所以在他們看來，倘使不能從事於此種向上的努力，那麼活着等於不活，其生命乃有若無，而是所謂酒囊飯袋行屍走肉而已。那是他們所極端鄙棄的。

因之，在他們的生活，是積極的，也是受苦難的，不過他們在苦難中自己感到樂趣，以為不曾虛此一生。生命的安全，在他們也看得很重，而特別重，因為他們自以為還有工作任務，要他們努力去完成的。倘使有阻止其工作的，他們認為是妨害了他們的生活了，即威脅他們生命的安全了，他們是甯死不屈的。他們以為死了，反而是生，另外想出一個名稱，叫做精神不死。

不過究竟這樣是生命的安全呢？

### 十日談第四十五期目錄

生命的安全	記者三七七
兩種觀念	古紫三七八
論納妾	樹三三七九
未世的文人	胡茄三八一
錢江大橋開工記	古月三八二
廣州生活什寫	勞心三八四
廣州下層社會生活	一霖三八六
溫州速寫	葉紫三八八
農事實習散記	丘九三九
回家記	提撕三九一
撒旦了我的脚	欽文三九四
秋天隨筆	英明三九四
賢之憶	古紫三九五
光明之路	紫沫三九五
造假信	正中三九五
吸煙室	三九六
漫書之頁	三九八
兩男兩女	黃文四〇〇
小記二三人	君若三〇一
北平文人錄	小嵐四〇二
岑家梧印象	蔣心四〇三
華林印象記	莊翔四〇三
故都的新人	呂光四〇五
廈門二作家	趙家欣四〇六
聆却講學記	一絲四〇七
長沙文壇速寫	羅汀四〇八
討逆日記	零丁四一一
學校生活零星	阿雷四一一
大夏十週紀念追寫	劉瑞瑜四一三
睡覺課	王化舒四一四
問罪記續篇	兆翔四一五
星期日會客室	荷櫻四一六
見聞雜錄	老曉四一七
讀者郵箱	四一八
陸氏血案	家誠四一八
編輯室	四二〇

## 兩種觀念

古紫

情形似乎不像以前那樣熱鬧了。其實農村的老百姓還是把都市看成天堂一樣，天天跑了來，不過讀書人喊了幾句口喊：

「到農村去！到民間去！」之後，就一直平靜下來，沒有訊息已經好久了！大概讀書人到底還是讀書人，多懂得些「人情世故」，知道所謂「到農村去」，真的要實行起來是不像口頭說說，或者筆下談談，那麼輕而易舉的玩意兒，這「生活經」是一針見血，辛苦不來的。所了時至今日，曾那麼盛極一時的「到農村去」的呻吟也全聽不見了！

讀書人——智識階級要到農村去，也許是發乎一片誠心好的意，要去救農村，救人，救國，救世界的。即使中間也脫不了有些是「借題發揮」的投機份子，趁此機會，引起社會人士注意，備可「登龍有術」，何樂不為！這也罷了。至少，處在現今的環境之下，無論如何，到農村去求根本的改造，總比老蹲在城市裏，喊喊什麼苦喏！亭子間的生活喲！摩登一下，就去仰洋人的鼻息，或者也自命風流不凡，來一套「長袖善舞」的勾當，要正確得多，有意義得多！故對於任何人提到農村去，我是十二分贊成的！

在農民方面却有一種相反的觀念，非但觀念而已，是一種直接迅速的行動，他們就這麼一哄就哄到都市裏來了！都市裏差不多時刻在鬧着失業的恐慌，這原因或者並不完全是工做的人太多了大部份是經濟恐慌，商業不景氣的結果；要知道這

是互相因果的，農村的衰落，就直接影响到貨物的滯銷，而更形成農產物的低廉，於是生長在農村裏的人，就意外地受到極大的損失。生活的担子，還是斤斤加重，逼到無可退步的時候，一批向都市裏跑，一批向險路上走，為匪，攔路打劫，這時候有幾個錢的人家，都含上眼淚也拋了老家，到都市來避了。這樣一來，農村裏所有的流動金融，就一個一個地吸到城市裏來，一直到山窮水盡為止。

現階段的農村，所存在的只是不安的狀態，和悽愴悲苦臉譜；除了不能走的之外，什麼人都走了，即使是死路也走！

這時候讀書人發出耶穌基督那麼慈愛的好心，也許是科學的，這樣堅決地登高三呼：「大家到農村去！」後來給神經過敏的人，來一個解釋：「到農村去就是出路嗎？出路又在那兒呢？」本來這樣堅決也無非是呼呼而已，這時候聽來話說有理：手不能拔，肩不能挑，夏無電風扇，冬無電氣爐……這是要不來的！於是對於到農村去的心根本動搖了！後來就索性拋到九霄雲外去不再提起了！

所以這兩種的觀念在行動上是相反的，實際却是一樣的。智識階級為什麼要到農村去呢？是謀出路嗎！那末農民的這樣願意到城市裏來受盡人生一切苦厄，當然也逼于生活的驅使呀！不過所不同的一個是直接的了生之逼迫，一個還有些沒有到「窮途末路」的時候，是間接的生之同情吧了。所謂先知先覺者，是該有勇氣來救人的，同情的隔壁就是自己的遭遇了！

在全個宇宙的經濟傾軋中，城市也有一天會根本地塌倒的！所以現在最急要，最正確的路線，應抱「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心，到農村去苦幹到底！

## 論 納 妾

### 樹 三

近因立法院通過刑法修正案第二三九條：『有夫之婦與人通姦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姦者亦同。』而對於有婦之夫與人通姦者，則毫無明文之規定，當然是不加處罰；因而遂引起來男女間不平等之爭，現正是方興未艾。

在這個兩性鬥爭的軒然大波中，使我忽爾想起了「妾」的問題，這可說與「有婦之夫與人通姦者」，也有聯帶的關係。而且，我還想由此再談到「有夫之婦與其通姦者」的那種人，這姑名之曰「男妾」。

妾，這本來是封建時代的產物，而為現代社會主義者所不許的；也可說是人類蠻性的遺留，而為今日文明人所痛惡的。然而在男女兩性間的不平等，我認為任何事都沒有這個再厲害，甯可以說「妾」為男女間的一切不平等之基，似未為過言。

我們要曉道，世間如果從來就沒有婚姻制度，就是一個女人絕對不是任何一個男子的獨佔物，反之一個男子也決不是任何一個女人的獨佔物，那末在彼此之間，只是隨便接觸或隨便離散，倒也罷了。然而既有了婚姻制度，且以一夫一妻為原則，為什麼在男子方面，儘可以于妻外再納若干妾，而女人却偏偏不能呢？如今看來，可真愈是什麼道學家，則愈膠着這種偏

謬的思想，所以我們若是站在時代的前頭來平心而論，便不能不要把那些錯誤時代的道學家，通統的送到老海裏去而後快！說來像那些所謂道學家，他們都是滿嘴仁義道德的。甚至子見人家每有迎合時代潮流的行爲，在他們看着覺得有些不合自己的胃口時，便要拖長腔調在慨歎着說：『江河日下啦！』『人心不古啦！』……等等，以此矜示他們都是什麼『講道德，說仁義』的道學家。可是他們之對於其母親的女人，為什麼又不講仁義道德呢？雖然他們從來的都認為對於女人的不仁義道德，就是他們的仁義道德。

原來他們的老祖宗，對於女人所持的態度，就是這樣的——所謂『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的一類話，這姑不說它，但據孔叢子所載：『孔子妻不衣綵，妾不衣帛』，可見這位孔聖人，原是納妾者的先輩呢。

說到古話，還有人主張納妾為官爺們的本分，否則便要加以處罰的故事。這個故事，載在魏書的宗室傳裏面，現在我把它抄錄如下：

『元孝友上表云：古諸侯娶九女，士一妻一妾。晉令：諸侯王娶妾八人，郡公侯六人，第一品二品四人，三品四品三人，五品六品二人，七品八品一人。至聖朝忽棄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皆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為常。舉朝既是無妾，天下殆將一妻。設令志強廣娶，則家道離索，身事屯邈，內外親知，共相嗤怪。父母嫁女，則教以妒，姊妹相逢，

相勸以忌，以制夫爲婦德，以能忌爲女工。妒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姦淫之兆興；此臣之以毒恨者也。請制令：王公一品，娶八通妻，備九女；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二妾。限一周年，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妒，加捶撻者，免所居官！妻無子而不娶妾，科以不孝之罪，離遣其妻！」

觀此，我們覺得這位元孝友先生的主張，好像對於居官者納妾，在他認爲是天經地義，否則就要加以相當的處罰。然則今之左擁右抱的闊人，原來還不是「混蛋」，而是他們的賢明了。至少在這鬧着復古運動的聲中，他們可以把納妾這回事，對人誇張着是遵奉古先王之制。

然則又何怪今立法院的大多數委員，對於刑法通姦的修正，竟不顧什麼違反黨綱和約法，而偏偏叫女人一方面在法律上須受制裁？却不料在京，滬婦女界，竟然對此吹毛求疵了起來，而昌言要「打倒開倒車的諸立法委員！」如果我們要把頭抬起向左右前後的一望，必曾了解那些立委的苦衷，也或許他們回到家裏會對其夫人很懊惱的說：「你們倒懂得什麼呀？……」

說也奇怪，納妾本是一般社會主義者所極端反對的事情，那知道在蘇俄政府中的要人盧那卡爾斯基 (A. W. Lunacharski) 氏，據說他竟擁有十六個嬌妻美妾。呵，也無怪與其同等的要人柯倫洋 (A. M. Kollontai) 女士，正與其完全相反，她主張一

個女人也可以與男子隨便的談愛和性交，並以身作則。說來像盧那卡爾斯基氏，已有人以他爲「口實」了；那末像柯倫泰女士，爲什麼又偏說她是「淫婦」呢？

「淫婦」，這是男性社會上的一種祖傳的口調。他們爲要擺出丈夫的架子，以使女性的屈服，使往往替她們戴上一個犯罪的惡名，就叫做「淫婦」。這種淫婦，在中國歷史中可舉出兩個最大的人物，即：一個是宋，山陰公主，一個是大周，金輪皇帝武則天。

關於山陰公主，且看宋書內有云：

「山陰公主，宋前廢帝妹也，淫慾過度，謂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托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之不平，一何至此！」帝乃爲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

這「面首左右三十人」，大概就是她的「男妾」吧。然而以這個所謂「淫婦」無論後人還要替她加上什麼「淫慾過度」的惡名，但她當時却能夠說來「事之不平，一何至此！」的兩句話，可見她的心中完全是對男子的反抗。

男子可以隨意的玩弄女人，而女人就不能再玩弄男子，來他一個報復嗎？只要她們有這種胆量和勇氣，便不怕你還會加她任何的罪名。所以那個所謂淫婦的武則天，到她一做了皇帝以後，便也廣置了「姬妾」，並且任意的把那些鬚眉男子們，也如男子玩弄女人一樣的拿過來開玩笑。請看資治通鑑內有云：

「太后命昌宗衣羽衣，吹笙，乘木鶴于庭中，文士皆

賦詩美之。太后又多選美少年爲奉宸內供奉。」

看來像張昌宗等這一班傢伙，真把我們男子的臉丟盡了。然而，不如此又怎樣呢？無非世間的一切，總有「物極必反」的一日的！

總而言之，男子是「人」，女人也是「人」，雖說女人要倚靠男子，但男子又是否能不要女人？所以在男女之間，理應以平等相待，和睦相處，而不應有何等差別歧視的缺陷，以使之不平則鳴，一鳴就要弄得大家都覺得不安。換了講說，如果男子一定要納妾，也就不應禁止女人多有幾個「小丈夫」；如果主張「有婦之夫與人通姦」沒有罪，也就應該承認「有夫之婦與人通姦」沒有罪。不然，就規定彼此都不許納妾，凡通姦則都有罪，即嚴格的實行一夫一妻制，倒也可以得可理之乎。

廿三，十一，十三，于南京。

## 末世的文人

葫 茄

時代到了末世，社會亂雜，農村蕭條，都市破落，一般人們的心理，都傾於墮落的享樂，上焉者忙於征伐，下焉者忙於逃生，對於文人，大家都沒有去注意，因爲「上下交征利」，對

於文人及其作品，似乎也就不需要。文人處於末世這環境之中，上至老爺，下至販夫，既沒有消閒的餘心，也就無須文人幫閒，需要的是理數記帳，寫佈告，擬電稿，做打倒擁護的宣言的幫忙，於是乎，一部分文人也做了這些職業。另一部分的文人，學了點「不願五斗米折腰」的脾氣，就只好與世相絕，閉

起房門，鑽進故紙堆中，找幾個古人做伴侶，或攜一根竹杖，遊覽名山大川，逍遙於山水之間，或邀三五良朋，飲酒賦詩，談狐說鬼，或躲在書齋，吃吃苦茶，其孤寂悲哀可想而知。

末世的文人，因爲看到社會的黑暗，都想躲避現實，以道家佛家思想爲躲避的去處，東晉時代的陶淵明，就可以當做一個好例子。

當東晉以後，兵連禍結，閭巷蕭條，在上的「春廢勸課之制，冬峻立租之令，下未見施，惟賦是問」。以至「不耕之夫，動以萬計」（溫嶠語）加以「豪家富室多佔取公田，貴價徵稅，以與貧民」，「富者犬馬餘菽粟，貧者不厭糟糠」。陶淵明所處的是這個時代，陶淵明怕看到這種黑暗，便逃避了現實，「遂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織絢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合歡谷汲，行歌負薪，醫藥柴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迺育迺繁，欣以素臍，和以七絃，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地做起隱士來了。痛惡着社會之黑暗而幻想着「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髻，并怡然自樂」；問今世何世，乃不知有漢」的世外桃源，然而這個世外桃源終是一種幻想。

現在這個時代和東晉相差千幾百年，人間究竟何世？是否還需要和陶淵明一模一樣的人？那是另一問題。

東晉社會是手工業時代，到農村去還可以「怡然自樂」，還可以「種苗在東皋，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然而也會感到「舊穀既沒，新穀未登，願爲老農，而值年災，



日月尙悠，爲患未已」，而況乎現在。

現在的一部分文人，既不願與黑暗同流，幫忙幫閒，又不甘鬱鬱以終，於是乎便來說說笑話，尋尋開心，做做文章，針一針社會，偶然碰到一點壓抑，便馬上縮回到古代幽靈的殿下，悠悠哉哉，度其談鬼畫蛇的隱士生活去了。

隱士生活也不是容易過的，文人在社會上是脫離了生產陣的寄生階級，無論在任一個時代都是作另一階級的附庸，絕沒有具備勞動的技能，只曉得歌頌或謾罵，從這種言詞的技術裏去討好主子。生逢盛世當然是高官厚祿，作威作福，生逢末世那就糟糕了，主子不需要他，奴才也不需要他，社會的混亂使他不能安逸地吟風弄月，於是乎，就有了感傷，覺得茫茫大地，無所寄托，便脫離了社會關係而做了隱士。做了隱士還需要吃飯，就不能不躬耕田園，像陶潛的「種豆南山下」以維持生活，但生活的拖累，使這不問世事的隱士的景況日見蕭條，陶潛的晚年，生活窘迫，甚至向人乞食，然而他還是不改當年「宴如也」的態度。現代文人處了這種遭遇就未必能夠這樣吧。

現代的社會已經不是手工業時代，「供耕田園」已大成問題，田園的寥落，捐稅的重疊，百物騰貴，生活負擔的深重，都使脫離了生產陣的文人做隱士做不成，隱居避世事實上已無可能了。在天災人禍交攻之下，廬舍爲墟，田園荒廢，茫茫大地，何處有一片清淨的地方給你品茗！名山勝地，在要人冠蓋足跡之下，保護森嚴，也未許你傲遊山水，竟日忘歸！

末世如此，文人往何處去呢？

## 參加錢塘江大橋開工典禮記

古月

前一天的晚上，傳來一個很含糊的消息，錢塘江橋已將要開工了，同時聽說是有兩層：上層走人力車汽車，下層行火車；這是一個極偉大的工作呀！所以我便決定參加一下。

近年來東南建設，尤其是交通方面，日異月新，而錢塘江大橋便成爲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工作——據錢塘江橋籌備報告……所以這一個開工典禮，的確足以轟動全國的。

參加的人似乎很多，可是那些老太婆小孩子鄉下人等，完全是看熱鬧，不是參加；再說高一等的，省府軍樂隊，爲典禮服務而參加，不算參加；還有之江大學學生軍選手，準備檢閱之餘，整隊前往參加，扎一句「說話」，可是立不到半個鐘頭，却又拔隊便走，何必參加！再講那些新聞記者等，那自然非常歡迎；還有對於橋梁工程略有研究的，那也更好；再有要人，那是非來不可！至于我自己呢？既可說不必參加，又可說不妨參加，因爲我覺得錢塘江大橋于我或許有點關係，同時我覺得中國除黃河鐵橋外，最近便祇能有錢塘江大橋偉大性的實現；所以也祇費了一個上半年，和三分一個下半年去參加一下。

我很慚愧，我既不能很切實地報告一些錢塘江大橋建設的某種眼光的批評；又不能給讀者一個很精工程上種種設備；我所能報告的祇不過是很普通一點盛況，每個參加的人所能看見的盛況。

先講會場的佈置：如果你是從六和塔這一邊走過去的。那



未你得先看見掛滿國旗的一隻小輪船和一隻泥船，靜悄悄地，朦朧的江面上蕩着——這是一個暗示着典禮的偉大；再走過去，便可以看見搖動着的人頭，有蓬着頭髮的，有戴着草帽的，有；跑近一點，更可見清楚一塊莫名其妙的地方，安置着一對黨國旗和三四張錢塘江橋建設圖樣，那裏我們看見聯華一廠在拍新聞片；轉過身來，你可以看見一個演講台，和一座牌樓；跑進演講台裏面去可以拿到一個有「來賓」二字的紅綢條子，如果你肯簽個名，那末還可以拿到一本錢塘江橋籌備報告，演講台裏面佈置得很整齊，有橋的模型，有橋的圖樣，有主席的坐位，有來賓的坐位，有要人的坐位，一切都是井井有條，雖然台是幾根茅竹搭成的；一座牌樓倒還好看，雖沒很亮的電燈或年紅燈，不過在錢塘江畔已是夠威風一時了！總之，平時最不使人注意的一塊草地，除着給牧童和黃牛睡覺外，野孩子都不到那裏去打架的地方，今天却是變成又偉大又熱鬧，萬人擁擠的地方了！

典禮本說是十時半左右開始，可是我敢說，起碼在我十一時半吃過午飯後才舉行，這是中國人的老脾氣，不必多說。典禮開始的時候，放鞭炮，軍樂隊來一套合奏，是不可少的。接着便是要人的演講，新聞記者的忙碌攝影。演講到一半，不知那一位大享坐了兩乘汽車珊珊而來，於是軍樂大忙一陣，又合奏，演講的人也趕忙停止，新聞記者也搶着攝影，這時我想這不是部長，也該是廳長，可是我不大認識要人的，所以也沒去打聽。

演講我是沒那般大勁兒去聽他，反正不過是那樣話。順便走去牌樓，豈知在牌樓過去，在江邊，排列着一排鋤頭剗子，更有許多紅色布條兒繫在上面，飄蕩着。那二隻掛國旗船也靜悄悄地泊在江邊，同時和岸上已接着跳板。

一陣鼓掌聲中，幾位要人步行下台，向江畔走去，於是警察大忙，新聞記者大忙，一路軍樂聲送上船，參觀一刻，重新回到排列着鋤頭剗子的地方，先生夫人合攝一影，軍樂隊伴奏，此伴奏不是那伴奏——約一刻，留影畢，散會。

最有趣的，便是在六和塔之下，錢塘江之畔，排停着三四十乘汽車，這確是一副盛景，錢塘江畔共前的盛景！這便算了一個結束罷！



肉歸下的丈夫！

柳巷

## 廣州生活雜寫

勞心

### 八、新填地

填堤這一會事，是跟着建築鐵橋的呼聲一起兒來的。而現在堤已填好了。昔時是水的地方，現在都變成了陸地了。一部份固然是已築起了很高的洋房子，但是一部份還是空着，沒人過問。於是一般江湖客便可以利用了。

常聽說北平有個天橋，是九教三流的聚集地。是一般下層人等娛樂的地方，那倒很可以拿來打比方了。

新填地，這只是一個剛通行不久的名詞吧。在其中，真的是九教三流聚集在一起，有賣什食的小攤子，如田螺，牛筋，涼茶……之類。也有看的，如外省江北人在擺着『西洋景』和一些大搖大吹說是『歐洲大戰』的掩人耳目，而實在是『妖精打架』的把戲。也有走江湖的賣武者，是在說着一片謊人話，和賣一點膏藥，有男的，也有女的。更有一些說書的『道友』們，像活似神情的樣子，說那些七劍十三俠，施公案，三俠五義，水滸傳，梁山伯祝英台……之類的可引起低級趣味的小說。更有些擺賣着舊書的書攤子，他們的生意大部份是小唱本（註一）戲本之類的，而骨子裡却是在賣一些淫書淫畫的居多。這個地方所聚集的人，大概大部份地是一些商店的學徒，晚上得空了，袋了些用血汗換來的工錢，就隨便地來這裡化去幾個銅仙子的吧。若要用一些斯文點的字眼來形容的話，那就可以說他們是『小市民層』了。

這個地方，也是『如假包換』的夜生活。

但是有點奇怪的却是，這一條十里長堤。這是晚上最旺盛的地方。可是只隔去一條馬路，而這馬路的兩彼岸，却是分別的成兩個世界。在靠珠江的就是這新填地的風景綫；而這靠北的一排，倒是很高很大的洋房；有三大百貨公司，有全市最偉大的酒店都在這裡，其次就是一些大娛樂場，如有聲電影的明珠院，中華院等都是頭等的戲院。還有那全市最紅的粵劇場，就是梅蘭芳博士到廣州時也是在那里上台的大戲院，都是建築在這長堤的靠北的一面。因此，這條長堤的馬路，便是分別成兩個世界的界路了。這兩個世界，一個是紙醉金迷非囊有數金的不可以問鼎。而另一個却是兩個銅仙也可以環遊的普羅世界。

關於新填地的生活，我是嘗得很多的。在我某一個時候，是每天都到這裡來哩。

『不用出聲，能知姓名。』

這個地方除掉了上述的九教三流之外。其他主要的成份是兩種。一種是艇妹（註二），另一種是星相家。

『叫艇呀，遊河呀！』

『過夜呀！喂！』

『叫「老舉」（註四）坐呀！』

這就是艇妹們招徠生意的妙語。假如你可以出上幾角子你就可以跟她們到艇里去過上一晚，你若再多來上三兩次，就自然地可以當上『恩客』的名義了。自然是『加意招待』『侍奉周到』的。儘可以使你樂這一晚。

她們也是得到政府去報的。也一般地當作『公妓』看待的。否則只有像『捉雞』一樣地拉了去的。

這些艇妓，大概是由東堤和鬼棚尾（註五）等地搬來的多。白日里是賣力，夜里是賣肉的『大眾』。

#### 九、三姑六婆（註六）

『村婦罵街』是形容一般潑皮婦的好句語。但是廣州的這一類婦人也實在不少。

污穢的街道，古式的房屋。這些都隱有很多這一類的婦人。她們大都好攀交道的，不論張三李四，隨便地也可以大談特談的，只要你合她的胃口。

『阿四嫂的新抱（註七）是真衰咧。』

『命運唔好，無辦法！』

『七叔的兒子真乖，昨天又寄了三個銀錢回來了。』

『二孀娘真無陰功！』

這一類談話是常在口中掛着的。其次就是合夥來拜神。因此她們的團結勢力也很大。常常幾個同道中人，就結合了起來，拜夥子，來一個什麼『××堂生菜會』，或者是『龍母案』的是端以神爲目的的。於是每年夏季的『放水陸超丘』，『鼎湖山追薦』，『龍母誕』，『生菜會』，『鄭仙誕』……之類的就化了整個

的時候了。尤其是在落鄉渡的，每年單是她們的生意已經很可觀的了。因此都是『皆大歡喜』的。

『賭』也是她們所注意的。如『買字花』（註八）『舖票』『麻雀牌』，之類的是永不會沒有她們的份兒的。

再脫一點空，『地舖會』可就是她們的儲蓄辦法了。但是因爲近來逃錢的太多，漸漸對於這一種信用儲蓄，有點慢慢地消沉下去了。但是其中還有大多數是沉迷在這其中，是不會想到給人逃錢了時尋短見的拙笨方法的。

#### 十、越秀山之夜

『珠江夜月』固然之是無上妙景，但是『越秀山之夜』也未嘗不是一個絕妙的去處。越秀山自闢爲公園之後，已經有點趨於繁榮的景象了。這一個山，是擁有五層樓，中山紀念碑，仲元圖書館，啓秀樓，等可遊之地的。而還加上近來人爲的修理已經把這一個黃泥的山變成了一個特別景緻的地方了。

還於這一個山約夜景，則又比之以上九景有所差別了。

這一天晚上，我和一個朋友慢慢地上山去。陰涼的風和大自然的景色是有點使人陶醉的。我們慢慢地上，才到了市運動場，就看見很有些男女在練習單車了。他們的學習苦心是真令人佩服的。如果想到男女關係則未免有點擊毀了。

差不多到五層樓了。一對一對的人影是在我們的眼前掩映，而『碌！』地從後面駛來的是汽車，是拋下了男女的笑聲又走了。在一些叢林中，是有便急的男女在小洩我起初還以爲有傷風化的事情發生。賣涼茶的小孩子，是來兜覽着生意。人影

是像黑影，半夜的山中的確有點可怕的。漸漸走到××酒家的門口了。嘈吵的聲音和麻雀牌的聲音，音樂家的歌聲樂和，則又像不是在山里的狀況了。汽車是擺在門口，有點引誘。但是只好寬自己的脚生得太壞。

直上紀念碑。全市都在眼下了。Neon light 的閃耀有點像神話中的魔婦。四面很幽靜，差不多連靠近邊的情侶的情話和笑聲也聽得很親切。秋風傳來，胸襟有點開放。此初秋的夜晚實在不可多得。

而這樣的一個地方，又都是另一層民衆的消遣法，可以說是中等人家才有這本領來的。原因無別的，因為上一點的則到化錢的地方去，而下等的則去尋求他們的片刻的歡娛了。只有這些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中中人物到這個地方來談他們所暢談的任意的情話了。實在是一個較優裕的人的生活地啊。

秋深了。山風有點不好受。想這批人物又得另尋去處了。

後奏曲

一口氣寫了十則就停筆了。本來關於廣州生活是不單止這少少的，不過我止寫了這些些吧了。其餘的如：『城隍廟』，『荔枝灣』，『鬼棚尾』等等都有朋友們先寫了，我也不必再重覆。還有一些：歐美同學會夜生活，陳塘，倚雲別墅，以及一切一切高尚人等的消遣地，我本來也是知道而且曉得的，不過我想交回他們『個中人』寫比較妥當些。因為根本上我也不想揭他們的私生活。再其次關於我寫得脫漏的地方，我相信不久就有朋友們補上的。廣州的事，提供出來的已非小了。不過我相

信我這里所寫的，非是到過廣州一年以上，而且是過着『愁衣缺食』的生活的，是不容易曉得的。而我才本客觀地寫了出來，實在是想請人解釋：都市的生活是怎樣的？

最後，我想學學人家的口吻：廣州是衰老的城市！

(註一) 小唱本，是一種稍知文墨的人編成的或翻印粵劇唱本的小本書。

(註二) 艇妹，是住在水上的蛋民中的女人的俗稱。

(註三) 黑白兩缺，是黑米(雅片)和白米兩樣都沒有了的意思。

(註四) 老舉，是妓婦的意思。

(註五) 鬼棚尾，這是一個地方名，是一些水上妓婦的聚集的地方。詳細可參閱巴金先生的旅途隨筆。

(註六) 三姑六婆，是一些好說人閑話的婦人的別稱。又名八卦婆。

(註七) 新抱，是廣州語的媳婦的意思。

(註八) 買字花，是一種賭博名稱，又名『花會』。就是廣東婦人在上海的，仍有此種賭博。但是近來禁之已很嚴了。可是婦人們還是偷偷摸摸地幹。

廣州的下層社會生活雜描 一 霖

前奏

『嘿喲，哩！』

來呀碰，

去呀碰。

頂硬上！

鬼叫你窮？』

×××××

(這是廣州的苦力們在工作時的一首勞動曲。)

(一) 苦力

當你是早上走過馬路上建築工場的隣近時，那你至少總會聽見，担着沙泥，露出結實而強健的大腿的女工們這樣拼命地吼着：

「嘿喇哩！」

來呀碰，

去呀碰。

頂硬上！

鬼叫你窮？」

她們是一羣極健康的勞動者，她們具有那從娘肚子裏帶來的渾厚的先天，自小到大，都是天還沒有大亮便爬起身來去找飯吃，每日運動着，六月裏烈日如火的天氣，拉着坭車兒，在那燒燙了的瀝青油塗過的馬路上走，頂多不過是一雙車胎底做的草鞋，一頂小斗蓬就夠了。餓來的時候，只要有四分八，便可以走進了她們的飯店裏坐着，那裏有花生米豬肉皮煮好了的菜，大碗裝着的飯，隨你喫，有時碰着拖包車的大爺們在一道裏，聽聽大爺們吃完飯後唱唱：「觀音出世」，「泣荆花」，這是多麼自然的回事呢！夜晚下裏回到自己的住所裏，哺哺兒子，一覺又睡到明天的清早，雖然工作資也不算多，但男的出去拖着手車，一天裏是盡可以過去的了，除了她們之外，便要數到長堤的估叻，他們是結有幫口的，只要輪船一靠了碼頭後，一窠蜂似的追上船來，拖着行李，然後纔叫着：「邊處呀？先生！」要是你是個外行；那麼，到下時包管要和他們大開交涉

，他們在每個碼頭或者車站上，都是很有勢力的，汽車夫，手車夫們，要是走進他們的防地裏去接生意，少不得就要孝敬孝敬頭目兒，要是不然的話，就難免要試試拳頭，分過高低，估叻們的生活不限陸上，水上起卸貨物也是必定需要他們的，肚子餓來時走進車夫館，費不到一角子，便把肚子塞飽了。晚上裏行人稀少的時候，太平路，天字碼頭，一德路，長堤，大新公司門口，海珠橋下，這些皇偉的建築物下，都是他們的歸宿地，他們不怕雨，不怕風，不怕太陽，唯一怕的是警察伯伯。要是警察伯伯火冒起來的時候，他不會帶你上局去，倒等你得過食飯住房不焦心的便宜。他們提起厚厚的皮靴，一脚踢去，你不走也得暗中想方法巴結巴結。

(二) 手車夫

小尖頂黃斗蓬兒戴在頭上，在六月炎暑的夏季裏，赤着膊頭，露着大腿兒在路上跑，假使你肯在馬路上叫兩聲：「車仔！」那麼，一轉間便會打包圍似的把你困在駭心，「一毛子去嗎；荔枝灣？」「毫半哪，先生！這麼遠！」當你還沒有給第一個車夫講成價時，那別的人已經搶上前來叫着：「一毛子！」比坐汽車還便宜，而且廣州市的長途汽車是那麼多，隨你到那兒，也只要一毛子，人們到附近一點的路，誰不喜歡它呢？因此，手車的生意幾乎要消滅了，所以手車夫的掙扎，實在是迫不得已的啊！他們都是許多落簿下來的窮人，有些還帶着：一天要吸毫子洋烟纔可以過癮的身子來拉車，住的地方是「平民宮」？和小北路一帶近郊外的茅蓬，每天裏要交六毫子的車租

，夜晚還少不去幾個火油錢，除了進小茶館飯館而外，已經沒有什麼剩餘了，有時拖着車放在大衆走過的地方，交通警察的棍子保管會到跑到頭上來。

(三) 艇妹

假如你是在黃昏的時候走過長堤，那你總會看見許多穿紅着綠，滿臉兒塗滿了脂粉的姑娘們站在沿堤的樹下；她們的生活是極辛苦的，有的是因爲給人賣到有錢的蛋家婆的手裏，就給她們拿當作船上的一枝「搖錢樹」看待，要是接不着客的時候，蛋家婆會攔她的嘴巴兒，而且這堤邊一帶幹着這種皮肉生活的人，也不止一家兩家，她們要養着年老的蛋家婆，要養着自己，還要間接地養着花捐公司的稽查大人，替政府多挨上一筆收入，有時要是私地裏和她們的情人幽會着的時候，提防着電筒的光一射！給稽查大人看見了，連褲子都沒有穿上時，警伯伯也跟着來了要是拖到在捐局裏去，「一五一十」，你罰得許多？要是沒錢的話，這場官司可吃不起！這類的事情，是常常可以在報紙上找出來的。

(四) 艇家

當着六月炎暑的時候，廣州唯一消夏的地便是荔枝灣了，荔枝灣原是一條小小的泥溝，潮水漲來的時候，沿河一帶，停着成隊的畫舫，穿着黑色香雲紗的艇家多數是女子，「叫艇嗎？二毛子扒到西郊游泳場呀！」每一遇着人在堤邊走過的時候，這聲音總會喊醒了你的注意，她們多半是水上的蛋民，是給陸上的老爺太太們所看不起。她們的生活很簡單，只要有了

一隻小船，一家老小都住在艇上。冬天沒有生意的時候，給人撐着過渡船，隨意多少，幾毛子是不可以撐得到的。荔枝灣的蛋家還算是比較闊一點的，她們有漆着鮮艷顏色畫案的小畫舫給客人們消遣，生意好的時候也可以掙扎到幾個錢存着算冬季裏生意淡時的生活費，不過，年歲是這樣的不好，一隻小艇，是斷斷不能養活一家幾口的。所以，除此之外，不能不兼一點小生意做。還喜她們具有一副健康的體格，紫銅色的皮膚，粗壯的四肢，比體育家的還要康健，所謂：「留得青山在，不怕無柴燒，」自己靠自己，她們是可以驕傲而自信的。

溫州速寫

葉架

溫州也有豬買，可以有豬肉吃，夏季有的是蚊子和蒼蠅，雖不算多，也頗不算少，要是使人們出點瘡疾和霍亂病，却還是很有餘裕的，溫州女人的屁股也是圓的，會轉動得像一座馬達，人讚嘆不置，街頭巷尾也常塗有「不准小便」四個字，傍邊帶畫着一隻烏龜，這正足以表示溫州人的衛生和罵人的藝術。此外溫州也有狗，在街道上時常可以碰到，向過路人狂吠三兩聲，或者跳出來咬你一口，這是很可能的事，還有一點頂重要的，就是溫州人的皮膚面孔，也黃得同蠟紙一樣，因此，我不敢斷定溫州是屬於大中華民國領土之一。

其實，溫州的好處尚不在此，近年在政府大喊其建設之下，居然肯整頓起路政來，一條五馬街，拆得很爲可觀，一座用瑞典紙印廣告傳單的國貨公司就安插在這條街的中央，裏向也

有女職員，刮刮叫的，於是顧客在購買貨品之外，還可以圍在女職員前面，挑那樣揀這樣的，和她們開玩笑，生意很不壞。據說女職員的薪金是每月大洋四元，然而她們能夠養得起什麼縐什麼緞的旗袍，頭髮燙得使整個面孔埋沒進去，法國的香水和唇膏，是她們的廣告，所以一件貨品從國貨公司裏購來，到底是不是國貨，是誰不敢證明的，然而國貨公司足以自豪的，也正在於此。

過去，溫州是沒有所謂野雞的，但近來報紙上却常登載着某街某巷，每當金烏西墜，玉兔東升的時候，一般粉白黛綠，倚門賣笑，偶爾有鄉下客經過，便一哄上前，發聲，喊，連人帶錢，都給抬進去。以致沒有單身家人，胆敢在夜深裏望這些地方跑。聽說各旅館裏，茶房的任務，第一是招呼客人的飯食，第二就是替客人拉皮條，只要花三五塊洋，便可以儘情和姑娘們歡樂一宵。同時六零六，九一四也已成爲家常便藥，花柳病醫生幾乎每條街有一個，像這樣的賣淫狂，我認爲是年來溫州的進步。

關於香烟，溫州也曾新生活運動過，可是成績却渺茫得很，前個月，由童子軍分佈街頭檢查，如有衣冠不正或口含烟捲者，都施以一回街頭的訓練，然而最近，又似乎解禁了。說到鴉片，也幾乎是溫州人第二糧食，城內外共有烟館千間，吸食者大都是中產階級，尤其是職業人，爲要使工作時間拖長，便不得不借重鴉片來維持這疲倦的精神，雖然每天警局都能查獲五六起，但吸者仍不減少。賭博在溫州也是很流行的應酬，太

太小姐們在看膩了京戲，於是來個四圈，少爺老爺們閒得沒事，也來個四圈，甚至第四階級的黃包車夫和苦力，只要有一點空，便聚攏來擲骰子，賭牌九，商店爲提高顧客興趣起見，買五元或一元貨物，可得一張獎券，航空獎券的銷路也頗不差。捧女戲子，也是溫州人最得意之作，像前次某女伶到溫州來，大家要發起狂來，和得到一塊寶貝似的，把女戲子捧上天去。後來，某女伶走了，於是大家又如喪考妣，排在碼頭送行，甚至涕淚俱下，嗚咽不能成聲者。

在文化方面，雖有幾位出名的人物，但大都出門去了：周子同在安徽大學教書，林損在中央大學當教授，高覺敷在上海，金溟若也銷聲匿跡，久不爲文，董每戡到日本去了，最近聽說和長沙的胡蒂子在長崎結婚。此外，只有一個永嘉文學協會，由胡今虛蘇流，白魯等主持，以前浙甌日報——縣黨部所辦的副刊紅塵，就是他們主編，寫稿者有王沉，馮天，方菲等，另有每週文學，批判，詩與散文，藝術戰線，亦由他們給稿，頗短小精悍，在文藝界很有點建樹，但最近據說由另一青年主持，內容遂一落千丈，每天靠着剪報充實篇幅，而且文章完全莫名其妙，常有「天高氣爽，雲淡風輕」和「耳邊風，鏡中花」等妙文出現。而文學協會方面，擬另出「文藝行列」旬刊，包括國際新聞，創作，詩歌，批示，戲劇等。

溫州的娛樂場所，有新開幕的福祿林游藝場，溫州大戲場，光華電影院，中央戲院及不知名的電影場一座，溫州的形形色色，不是三言兩語所能了結的。



## 農事實習再記

丘九

明天吃

玉蜀黍一大担一大担從農場搬往市場去。哥兒們放下鋤頭，在栗子樹下，召開緊急會議。

全坐在地上。

白眼皇后做主席。立着，報告開會宗旨，用他媽的開場：他媽的！我們是駱駝？還是牛？我們是驢子？還是狗？是狗，得餵冷飯；是驢子，得吃黃豆；是牛，得飼草料；是駱駝，也得給些水喝；——主席的話和機關槍一樣的連射出來。把憤怒的火燄，燃燒着每一個人的心；面皮，全緊緊崩着；顯然是主席方才幾句開場的冒頭話給全場的人抓住了。於是在這緊張的霧圍中，白眼皇后又繼續說下去：

大家想想，玉蜀黍是我們給下種，是我們用辛勤勞苦的代價才使牠們逐漸的長成起來。慢慢的大起來，大起來，大起來；老天，這大珍珠一粒一粒，還不是我們全體同學的汗珠所凝結成功的嗎？現在，他們給一大担一大担從農場搬往市場去出賣，雖然——

白眼皇后不想在『雖然』下再說什麼下去。就很快的轉到真正的開會宗旨，說：怎麼，我們不得噤一噤是什麼味兒呢？這一個，請大家發表意見。

大家又有什麼別的意見呢？還不是，全場一致的在想『噤一噤』，——於是簡單的，提出，附議，無異議，通過。

五分鐘，四位代表便從農場主任那兒回轉來。事情怎樣？不見嗎？他們全把笑掛在嘴角走哩！自然囉，是結果圓滿，達到目的。告訴你們：答應每人三餐，明天吃。

偷得花枝寄愛人

黃詩人會做詩。不會做詩，怎的配稱詩人？

坑上做詩，床上做詩，桌上做詩，甚至農場上也做詩。你

瞧：

鋤頭啊，

你是那樣重得和我死寂了的心一樣啊！

你再瞧：

麥苗兒在風裏搖曳。

愛人，

你昨夜來我夢裏哩！

這都是黃詩人的大手筆。工作了相當時間之後有一個成例的休息十分鐘，大家便利用了這時間邀孔指導員帶去新建造完工的花房。

花房，這是多麼動人的名詞。全用玻璃，就只是靠北起一堵泥牆，擋着北來的冷風。你知道，花房就是美人窩。這裏面，全是嬌貴的小姐啦！

挺漂亮算是那棵像塗在小姐們嘴唇上的口脂那樣猩紅的一種外國花。小小的，只銅子那大，意大利產。她的芳名魯里魯蘇有一大串，誰也不容易把她唸得清楚。總之，這算是花房裏挺漂亮的花。也說是美人窩裏標準美人。那麼紅紅的，把每個人的眼珠子也映紅啦！



，還不斷的要鬧蟲災；所以收穫的東西，不夠吃的時候多，必須再找些業外的事情做，幫助家用，才可養活一家的人。可是沒有土匪們擾亂，也算幸福的，這是前幾年的事情了。我離了家鄉，已有四五年了；雖然有時回到家鄉，也沒有充分時間去理會故鄉的一影，但總是感覺得家鄉一年不如一年了。現在農村破產的呼聲，和救濟農村的回響，突破了雲霄，不由得我也要仔細看看久別了的故鄉，當我歸家時。

在路上見死氣沉沉的村莊，有好些房屋是塌壞了，像是很久已沒有人住了。有些婦孺在田中工作，年壯的男子很不多見了。每次下了店，店主人總是對我說道：『危危呀！不怕截？路上難走得很哩！』我每次聽到這幾句話，表面上總是裝着不介意的樣子，可是內裏也不免有點害怕。最後遂向店主打聽，可有什麼安全的法子？店主人說：『很保險的法子就沒有。你想，這地方每天不敢說要出幾次亂子；可見是歹人多，好人少了，最好你還是去買張鑰局的旗子，雖然不十分保險，總可免除性命的危險』。這一陣話把我嚇得真是「非同小可」。趕快叫店主人買鑰旗去了。鑰旗是買來了，用去大洋二元五角，是一面污了的白旗，鑲着紅邊，上面寫着「會友鑰局」四個字，並有一方模糊的印跡。

路上雖然受了些曲折，最後總算回到了家鄉。

到家後最使我注目的，就是有幾家鄰人的房屋，也塌壞了，房子的基址上，已生長了許多草。我家的院內靠近北牆放着兩三桿紅纓槍和兩桿土槍。這種現象我是不常見的。人們聽說

我回來了，都走過來問東問西，我就把路上的情形告訴他們，臉上仍帶着害怕的樣子。伯父在旁邊說道：『這有什麼奇怪，你好久沒有回家了，家裏的事情，你有能曉得。住在家裏整日還鬧着盜匪，日夜不安，何況不常有人在路上呢？現在誰家不預備着這東西呢！』一面指着靠在牆上的武器（紅纓槍及土槍）一面又繼續說下去：『現在咱們這村裏，差不多天天都鬧賊。成羣的大夥，倒不很多，只是小偷們太利害。前幾天在咱們西街，一晚上鬧了七次。東街王家一夜被盜三次。咱家裏也鬧過一次，不過門子閉的緊，沒有進到屋裏，只偷走了兩條繩和一條水担子。你看，如果不預備傢伙，還怎樣過！』

『怎麼出了許多的賊？縣長也不管？』

『嚇！怎麼出這多的賊？這話可長了。你不知道北街徐老賭那東西，真可恨，從前年就開了大煙館；年青的人都受了騙，上了烟癮，個個都窮了下來。徐老賭可發了大財，於是又買了造烟丸的機器，開起工廠來，往外村裏去賣貨。外縣的人都從這裏購買。咱們這裏的人們，好多都把家產吸了進去，沒了來才來偷人家的東西。』伯父好像着了氣，愈說聲音愈大起來，兩隻眼閃閃的發光。

『賣大烟不是犯法嗎？這樣大的買賣，怎麼縣裏就不知道？』我覺得很奇怪，窮鄉僻處竟有這樣的事情。

『不知道？那能說不知道，縣裏時常派人來抓；不過徐老賭有的是錢，花上千二百的，自然就沒有事了。再說咱們縣裏的警察，那個不上癮，都是徐老賭供給他們煙吸。他有的是錢

，有的是勢力；所以他就天不怕地不怕的幹起來。他和他的兒子都常到天津衛（即天津）辦貨去，路上恐怕出險，聽說有洋鬼子送他離家不遠，才回去。你看他的能耐大不大？」

我聽了這番話，一時倒沒有話可答，可是官方與徐老賭狠，狠為好的事，却不能使我忙忘。同時靠近東鄰的那所已經塌壞了的房屋，映入我的眼簾，使我想起從前住在那所房屋內的王三。他是個很和藹而忠實的人，家裏雖然窮。却很安分的做他的工。遂又向伯父問道：「王三怎麼也染上煙癮呢？這麼老實的人。」

「你提起了他，我也想起來了許多話，他並不好，不是水，就是旱，蟲災也是免不了的；可是雜稅一年一年的增加，所收的糧食連吃都不夠。年年納稅的錢，說只好向有錢的人借貸了。每月利錢要五分，有五十塊錢的債務，每月就得兩塊半錢的利息；並且得把房子田地，當作押品，倘若過期還不了債，押品就被債主沒收了。你想，這如何能行？窮人們那裏還能活着？所以現在有好多人成了窮光蛋，不知跑到那裏去了。伯父好像說話太多了，有些吃力，略停了停，就又說起來：『這個還不足奇呢！他們有錢的人放債，用現金恐怕不安全，却印製了許多紙票放給貧民收利錢，他們在商會立了案，不用可不行，你看這些東西們多麼可惡。』伯父簡直發了瘋，愈說嗓子愈大，像要打架的樣子。兩手握緊了拳頭，放在兩條大腿上。我不敢和他答話，他又說起來：『王三去年借了喬委員（商會委員）一百元的票子，不到半年，利錢就拿不出來了；喬委

員把他的二畝田沒收了，還不夠，要捉去見縣官。王三嚇得三天沒有吃飯，後來就不見了。有人說他做了土匪，有人說他當了兵，聽說東街王家的案，就有他在裏面。

「從前咱們縣裏的警察，打土匪那麼有名，現在怎麼成了這個樣子？」

「從前那時候，土匪這樣多，警察訓練的也好；現在呢！他們都成了白面大烟鬼，聽說土匪來了，就像老鼠見了豹似的逃跑，怎麼敢打呢？可是見了咱們老百姓，比貓還要利害，就是樣樣不說理。有什麼法子！」伯父談話的時候，滿含着憤怒的口氣，我看他有些太累，就請他休息去了。

# 女壇登龍術

章	連史紙印	上下二冊	曝露鮮明	指摘入微
克	右式裝訂	風雅可愛	借鏡有道	趨避須問
標	內容充實	趣味悠長	莫入歧路	離此迷津
著	既莊且諧	亦喜亦憎	春雷一聲	直上青天

定價大洋一元四角

# 隨筆雜感

## 小品文之頁

### 撤且還了我的脚

欽文

整整的兩個星期了，我羈留在椅子牢中。窗口雖然也可以望到點景物，但總有着坐井觀天之概。我用着我的小望遠鏡來眺望，展開了視線，覺得景物一新了；可是不久，我就看舊了。我又把望遠鏡倒捏着來看，這就來了變化；不過只是遠近大小的情形不同，景物的形態和位置依然。也過得不久，我又看舊了。

靠着醫師的出力，我脚上的瘡，四天以前就不再出膿，也不再流血。從前天起，固然不再覺得痛，連癢也感不到了。到了昨天，我就下樓去試步。雖然有點搖搖擺擺，可是不曾發生意外的情形，是如願以償的了。

因此，今天有個要好的同事來邀我吃飯。他是四川人，但他的夫人是浙江人。于是，就在福建的地方，喫了浙江人做的四川菜，同桌的還有湖南人的朋友。

飯後他們又伴着我到附近的地方去練步；已快到了立冬的時候，仍然草色青青，樹葉碧綠，是連梧桐也還是在搖動闊大的手掌。

路上最多的是想思樹了，枝葉彷彿羅漢松，可是來得高大；排列成行，猶如楊柳，走在這些樹的陰影裏，還可以感到涼爽的愉快。

路旁又有圓大的花朵，鮮血般紅，映在綠叢叢的深綠的葉子間，醒目動人。

高大的仙人掌做着圍地的籬笆，夾竹桃隨處成

叢，還有針葉長到尺許的松樹，又有好像西湖的柏樹，細細的枝葉是彎彎曲曲的，彷彿新燙的少女的卷髮。

更使我感到愉快的是陸地盡端的水了，這是連接着海的。微波閃閃，真使得我高興呀！海水那邊還襯着許多青青的山。山峯高高低低的顯現在那裏，連接成一條曲線。這個，好像原是大自然的母親，在這水天一色的綠氈上面，畫着宇宙所經過的狀況的統計表。

再過幾天，等我健步以後，就可以趕到海邊的沙灘上面去檢貝殼了。我還可以去爬附近的小山；高高的站在山頂上面，望得遠一定能啊見到更多的景物吧。我又可以坐着帆船渡過去遊玩棋置在東面的島嶼。

可是，從此我又得開始早晚晚的唱書了，連在夜裏，也得改文了呀！

### 秋天隨筆

吳明

歷來文人詩人都是十分多愁善感的，看落花而流淚，見流水而皺眉；於是，文章裏，詩裏，算不表現出自己的「愁」和「感」來，非此不足以表示自己的風雅，否則何以能被人尊為「才子」？

現在秋天已來到人間了，一切天才的詩人們，看到這一片清秋的景象；蕭殺的空氣，當然不能不有感於懷了，這便一個季節正是適宜的寫詩做文章，於是咬筆桿，絞腦汁，甚至於廢食俱廢地思索，作品完成後，作者自己不用說是滿意的，而鑑賞者也嘆為絕作了。更好這些才子們連自己的變愛也寫在裏面，如看風景而垂急到自己的「佳人」之類。那這作品更動人了，談起來纏綿悱惻，定被人傳為佳話。說不定失戀朋友讀了因此而流淚。再如果才子是在孤獨的時候，沒有愛人做題材，那末

你就不妨寫朋友，或者自己最敬仰的人物，再不然就是電影明星，女戲子無所不可。因為這同樣可以傳誦一時的。我曾看過一首以「久不見梅蘭芳有感」為題的長詩，作者還是大學教授。

但是這究竟是吃飽飯閒着沒事作的一些人幹的玩意兒。一切在生活的鞭子下奔波的人們，當然沒有這一份福，根本在衣食上的周旋已經夠使自已煩瑣，這種雅人雅事；就是想要玩玩的，也還是不會有機會，為「推」一「稿」而絞腦汁，遠不如計算明天的柴米來得實際。生活既在一種難苦的情形，中情感也當然被激成生硬了，祇有在忍饑寒，賣兒女這一類淒慘的情景之下，才會刺激得流下淚來。

關於這一類的人們，素來是被一切富人所不齒，更當然被雅人才子所輕視，認為是一種沒有情感的動物，根本不懂什麼叫做詩，因此詩決不是寫給這一類人讀的。然而這一類人真沒有道閉情逸志來讀詩，根本不需要懂得什麼叫做詩。「詩可以當飯吃嗎？」這一類人會這麼懷疑的，因為除了飯之外，沒有別的更會比這感到需要的。

窮人們的人生，就像一條艱難的路程，一生只為了生活的掙扎，祇有物饑的環境會磨損自己生活的狀態，除了饑寒之外，沒有其他細微的感觸能使情緒起之變化，因此對於一册被才子們認為最上的詩料如風花雪月之類，絕對不必去關心。這大概就是被雅人才子所輕視的原因吧？

然而誰也不能大胆地否認凡是人類莫不具有情感的機能，不道就因為各人所處的環境的不同，而影響着不同的觀念罷了。同是落雪，雅人以爲雪景可愛，窮人却一坐到雪片，就有一陣冷慄的感覺。

秋天已經到來，正當詩人提筆寫詩的時候，一切生活在困苦情形中的人們，覺到秋風吹在單衣上漸漸顯得有些微寒了；夾衣還在當補裏，而且寒冬

這一個，可怕的時候，也將要來臨。這些確仗自己忍不住會垂淚的，接着無可弄地長嘆一聲，這似乎像像困獸絕望的號叫，這聲音是會蓋住登在室內的詩人們吟唱的細音。

### 蟹之憶

古紫

金風颯颯的音韻是這樣熟悉呵！

記起：在這季節裏有過許多天真的，美麗的事蹟——

年紀那樣輕，早晨一骨碌跳起來，睜開大眼睛，看：太陽還沒有起來哪！大清早隨隊下田去割稻，腿子陷在泥裏，五個指頭那麼開着勁。你知道這青年人在工作餘暇的時候會想到什麼呢？

「去吧！今天晚上，你看，多厲的西風呵！蟹兒準出洞的，去吧！……」

一個西風吹着的秋涼的晚上，背上竹筐子，帶好火把，我們出去捉蟹了。這樣一路沿河照上去，火把打水而慢慢兒移動。靜靜的夜的小河是這樣清澈呢。蟹看見火光，就伏着毫不動彈，走上去就捉住；沒有一隻是讓牠放走的。一隻又一隻地捉過去，一筐子也快要載滿了。沉靜地觀察着水面的動靜，空氣是緊張的，情緒是興奮而且集中！這時候我們全忘記了夜的飢餓和夜的寒冷。回來的路上，每一個心裏有一個瘋狂的喜悅，這樣就嘻嘻哈哈地驚動了夜的凝寂。秋天的晚上，田間的秋天的晚上，是這樣美麗的，鮮明的，有勁的！

蟹的鮮味或者像吃進肚子裏就消化了一樣容易遺忘；對於秋夜打火把捉蟹生活的追念，如今是不能遏止那麼地憶憶着了！

沒有火把，沒有夥伴，縱然這颯颯的金風的音韻還是這樣熟悉的；可是那赤腳露腿的野生活割奪了之後，覺得現在這個模樣自己，失去了的幸福

太多了！

我總想着：

——會不會有一天把失去的生活和夥伴找回來呢？  
十五，十一，三四于之江

### 光明之路（？）

沫

夜了，四周都黑暗了，鬆爽的秋風從河的那一邊吹來，多輕快啊！抬起頭，那星星在相互的雲眼，沒有雲片也沒有月亮，一切都靜伏了；除了幾聲凄厲的狗叫，和在河裏晃動的漁火。

我徘徊着，鑑賞着這秋的夜晚，可惜我不是一個詩人，不然一定吟得出一首詩來。因為是秋天，蟹們都吃得又肥又壯，預備過冬了，這，引起了人的垂涎，在河裏佈滿了蟹陣，多麼的密，多麼的長，並且還點起了一盞「黑暗明燈！」

### 造假信

正中

學校的章程上規定，寄宿生是兩星期才有一次例假的；還有星期六的下午半天，你想平日裏，既已辛辛苦苦的（？）念了五六天書，而到了星期六或是星期天，又不讓痛痛快快的發散發散；要是身體欠佳的人，保管氣得病出來。

照學校請假單上，請假的理由，只有家人領，生病與請假信三種；但是，你要請假的時假，家裏未必知道，就是知道了，也不一定會來領你的，如果府上不在上海的話，豈不更糟？所以第一種理由，是極不普遍的。再說生病吧，如果單爲了請假

一次，把身體上的某一部份弄病，這也未免太不值得了吧！所以第二種辦法，除了真生病以外，用的

是極少的。  
上面兩種理由，既然同時遭受了淘汰，所以那第三種理由，該出風頭了。雖然請假信，也要家長蓋章證明；但這總是好辦，用一小方肥皂，小刀在上面挖幾挖，或者是用塊象皮，用刻刀在上面刻幾個字；只要你認得就行，用紅印泥在信紙上一印，上面再寫上「家長」二字這就可以巧奪天工了。然後再把這信紙，拿到一個僻靜的所在，慢慢的把這一篇成文抄上去，字最好寫的個個點，如果你自己

不行的話，請位高明點的同學代辦也好；總之最好不要露了馬脚。然後跑到舍監地方，將信向桌子一施本事（註一）說家中有事，剛才有信來，喚我回去一次，這樣一來，一張寶貝的請假條，就會輕易的到你手裏。這麼一來就是「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了；到外面買東西也好，蕩馬路也好，看影戲也好，總之，只要你有錢，隨便什麼都好。

雖然有時候，舍監會拆穿你的秘密，或者不許你出校，但這總是少有的事，只好算你的運氣了。而且你去請假的時候，總得裝得真有其事似的，那才不愧爲「老手」。  
造假信已成爲公開的祕密了；有時候還演沒有乾，或者是沒有搗好，就拿去請假，但竟然也能夠如願以償。在學生是騙騙舍監，舍監自然是騙校長，但是校長也不會一點不知道，當然是騙騙家長，家長也不知道自己子弟幹的好事，這樣連環的騙着，究竟爲了什麼呢？人生原來是欺騙！學校不過是其中的一部份罷了！

（註一）舍監之辦公桌上，告假信山積，你要放在牠們上面，而又不讓舍監給你拿下來



看見吸煙室不大熱鬧，編者親身出馬，前來參加，以資振作。比葉不吸煙雖未必，編者至少不是嗜煙者命的，所以不是煙話。

菊花開得很美，但有些人的菊花觀，未免如本期封面刊之圖，和陶靖節的隱逸是不同的。他們原意在想做官，而以隱逸的幌子，其裝腔作勢之醜態真欲令人作三日嘔，且不嘔不乾淨。當時的陶淵明，他們所望的南山，怕是終南山的捷徑吧。不過時代不同了，這樣經現已不通。

有人做了許多雜文，用了粹純是雜文的筆調，來大罵雜文。說雜文不登大雅之堂，如何應該打倒。說雜文是如何無聊之作。說雜文怎樣貽害了文壇。說雜文作者的罪惡有甚於亂臣賊子。林語堂所謂母豬的

林徽音芳信要合辦一張叫舞報的小報，這消息一傳出之後，頗惹一般人的罵，在時事新報的青光上，已連了好幾篇嘲罵了。不知為什麼不可以出舞報？而實際去舞到不礙？或謂這就是中國道理。

太白半月刊以維新自命，每期刊載考古文章不少，此蓋與革命新文人之提倡整理國故有同一理由云。而且是時代的需要吧。不見各書舖紛紛出售書嗎？呼嗚，中國文化之前途

大部古書，四部備要，四部叢刊，古今圖書集成，佩文韻府，廿四史，廿五史，廿六史，十通，……等等，既然次第印行，又有小部的如袁中郎集，晚明十八家散文鈔等等，此風一開，將來恐全部新文化嫩芽悉受摧殘。痛哉！

上海市防災演習，成績甚佳。此次南京市防空演習，又是成績極好，是很令人不安心的，因為，恐怕是提攜缺點的，因為，不見其缺點，於是真有突禍起來，便是大患了。當可於演習時，多見缺點，才可為防患於未然之圖。否則演習有何用？

(以上編者選)

經期間之請假，應予規定錄案，請令各縣轉飭切實施行，其原則，(一)女生在月經期中，必須請假，除和緩運動，如進行柔軟操，及早操等外，教師絕對不能強制假期間之學生參加運動，(二)早操仍須繼續，不必間斷，(三)例假學生，仍須與其他學生同時上課，惟在可能範圍內，由教師指定相當活動，(四)請假日數，每次以連接三天為限，三天以上者，須得體育教員之特別允許方可，等因，該局奉令後，當即轉飭所屬各私立中等學校，一體遵照云。

### 廣州藝壇報告 雪萍

「怒吼吧！中國」的演出——

在廣州，自歐陽予倩胡春冰等所主辦的戲劇研究所開門後，一直到現在，劇壇都在這樣地消沉下去，不要說什麼戲劇動盪，就是一點微波也不能掀起，這的確是可憐的！

不過，在幾十節那天，出於意料地，來了一個，怒吼吧！中國！的演出，這個戲，是李某某所主辦的戲劇研究所第一次公演的！所收到的效果，在廣州方面還算不錯，不過，全

劇所選的演員，使它失了生命力！而且，其中有個需要的不自量的緣因，使到全劇上下矛盾了起來，又加以譚某不自量地活動，更加使人不舒服。這樣，「怒吼吧！中國」就這樣地決定了它的命運了。

不過，他們努力的精神是值得欽佩的，雖然爲了少數人的不自量而使全劇失了生命力，自後，我期待着有更好的劇本貢獻出來。

### 大眾話的論戰

除了這些外，就是來了一個大眾話的論戰，這，說起來的確可笑了，在廣州的所謂代表刊物的「東西南北」上，所謂前進的作家們，你一篇我一篇，都是洋洋數千言的大文章，不單對於大眾話本身說不及，而但看了後，就是連小孩也要哭得肚痛，最可憐的還是該刊的編者厲樵先生的論文，據說：他爲了要這樣，都不過是爲了要討好老爺們，而使他的飯碗安全，嗚呼，沒落的文人，你的人格到那里了哩！我要替你臉紅！

不過，自後我忍「東西南北」的作家不要再討論下去，這太令人肉麻了。



### 虛心免過

劉大杰標點袁中郎，有了些錯誤，錯誤是應該有的，而且可以容你的。可是大杰口口聲聲說虛心受教，好像虛心之後，這錯誤便可消失了似的。這所以是劉大杰了。湖南人平常不很肯自虛心，聞劉亦是湖南人，未知真否？【金】

### 機會

楊家將

是在一個窗外秋雨淒淒的深夜。

我的一位老友××從離城一百多里路的鄉下，因為土匪的恐嚇，把他趕進城裏來，找到了我的下榻，就在我狹小而簡陋的房間裏住下了。兩個兒合睡在一張單床上，同時還蓋着一條沉重的棉絮，或許今夜比較暖和一點吧，只覺得暖烘烘的怪難熬。××總是反來覆去的不能成眠，我也常常睜開我惺忪的眼睛，在暗淡的燈光之下，張望着樓頂上零亂的黑影。

「這個年頭兒，真是不不得，在鄉下十元八元都是有上餐，而沒有下餐，過得今天過不得明天的。」××知道我也尋不到夢鄉的去路，這樣的啓開了他的話匣子，打破了這沉默

的秋夜。

「城市裏何嘗不是這樣呢？」我說。

「老楊！這裏倒有一個機會。」××的話。

「機會？……我給他呆住了，但是他也不待我有下文，便直率的說出來了：

「在一兩年前，一個十八九歲的閨房少女，她的聘禮起碼也要一百幾十塊哩，現在可便宜了，……」

「便宜？打個什麼折頭？」我插着嘴說。

「自然囉，起碼總得打個二三折，照現在的情形，一塊錢差不多有十斤肉，……」

「這不是像屠戶賣豬肉一樣了嗎？」我說。

「這不是一般人的預料，再過幾年，或許一塊錢有十斤好買呢……」

機會，所謂「機會」，原來是希望我在這個年頭裏討一個便宜的老婆。

「唉！女人！女人的身價；尤其是鄉下一般沒有智識的女人啦！你們簡直像隻豬，聽人們是宰割，任人們的買賣了。」我不禁的興嘲着。

### 記王魯彥

拙稿

不曉得誰的力量，竟使先生到這荒涼的西北。這灰色古城——西安，給我們學校代課，但是，我們是下班，而學校只備上班，原因是「才疏學淺」不配教我們。

爲了要看一看王先生究竟是什麼樣的，我在上歷史堂的時候，偷偷溜了下來，爬在畢業班教室的窗外看他。

### 癡貓窟窿隨筆

(一)

前××縣長某，甫低任，讀總理遺教語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亦嘸嘸家歎？

(二)

早甯×巨紳，某日在會議場講事，所議爲調解農民械鬥案，×紳發其宏論曰：「那是他們的性慾衝動，非嚴辦不可！」舉座哄然，某獨滿面春風揚揚得意。

(三)

早甯遺家姚山橋，亦「幽默派」也，嘗繪一大芭蕉，旁立一雞，持以祝友之壽，其友得名作，喜甚，恭懸堂上，越年，有某君見之，立命揭下。

顯有肉，尤其是兩個臉蛋子特別豐滿，上唇和下巴有點鬍鬚，但却不是那黑鴉鴉沈沈地一片，大概他是常常刮的吧！身穿一套毛呢西裝，足登尖頭皮鞋，現在天涼了！他穿的一件什麼呢的夾袍，內套開四米毛衣。

他女人——蘭姑，也一同來了，帶有小孫兩個。

一九三四，一一，三，

### 顧曙江

(四)

某語其故，某曰：「芭旁立雞，是雞巴也。」

(五)

通洋鎮北有陸姓理髮店，某日爲其子完姻大吹大擂，盎然有喜氣，于門旁特用朱紅大書：「本店執行喜事，暫停生理兩天。」

(六)

早甯縣前教育局長劉珍儒，插寫工作甚精，初抵任，適小學教員索薪，劉從容不迫而言曰：「請坐！請坐！我局長好比是姨子，你們校長好比是嫖客，以後要望你們認真照顧，才有生意。」云云，「局長」而爲「婊子」給「婊子」局長「歎？此應與喜馬拉雅山同爲

中國二大奇觀。

六

早甯××致函向其父索債：云「××見字：董大老爺」其父向縣府請辦辦道子，李縣長即拘董××到案，供認不諱，乃劉于獄中讀孝經爛熟，每日背誦，熱待具結釋出，若李縣長者，乃推古學之功臣也，惜非廣東縣長，而不得指令嘉獎！」

七

早甯劉××商業領袖也，嘗談男女之事，一日又云：「××與××××發生『愛』愛，『愛』而稱『愛』，其情當必『無邊』！」

八

早甯編查保甲，通洋賣口枝劉某榮臂甲長之職，大喜，嘗誇示於人曰：「皇天有眼，我劉某五十餘歲，官星還能發現。」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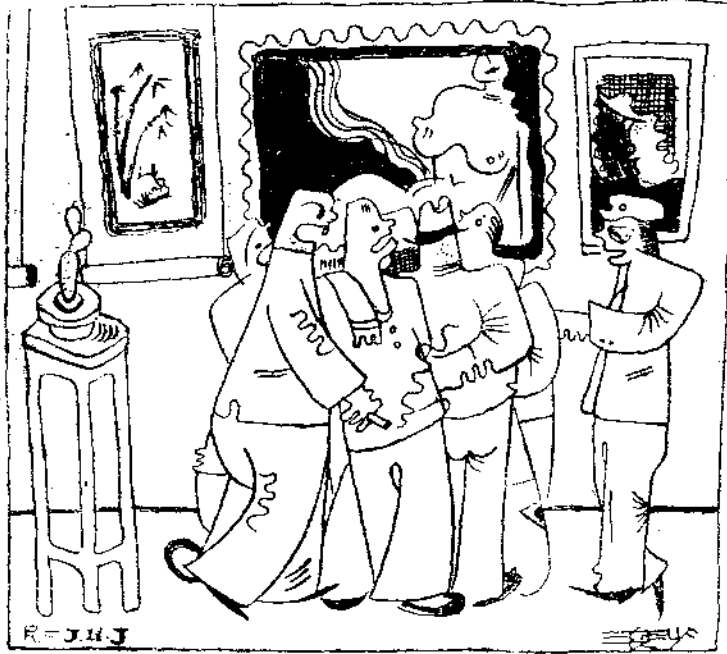
「婊子局長」劉珍儒，在辦公廳痰盂中小便，真所謂「舉兩得」(事見教界編對宣言)。

十

教員江某，批改學生作文，簿上白字繁，爲校長發見，乃請加留意，江莊客而答曰：「沒有白字，你把幾個錢？」

標準大眾藝術

林浪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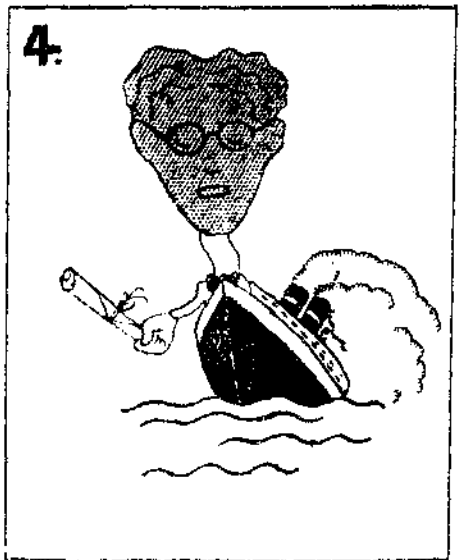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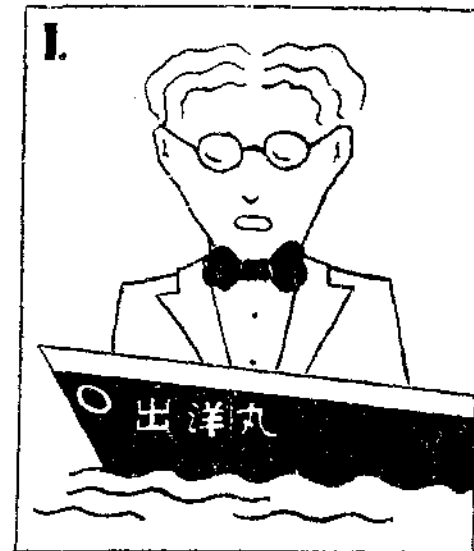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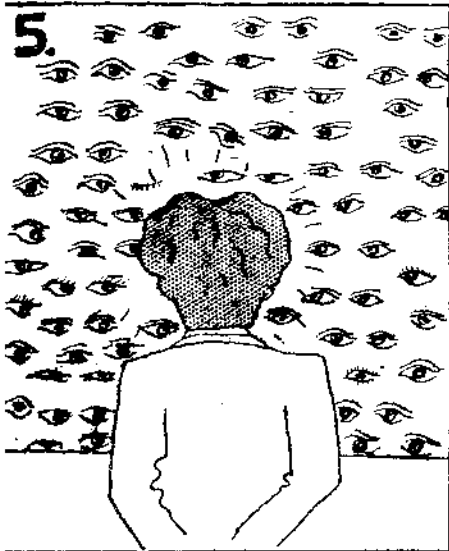
靈與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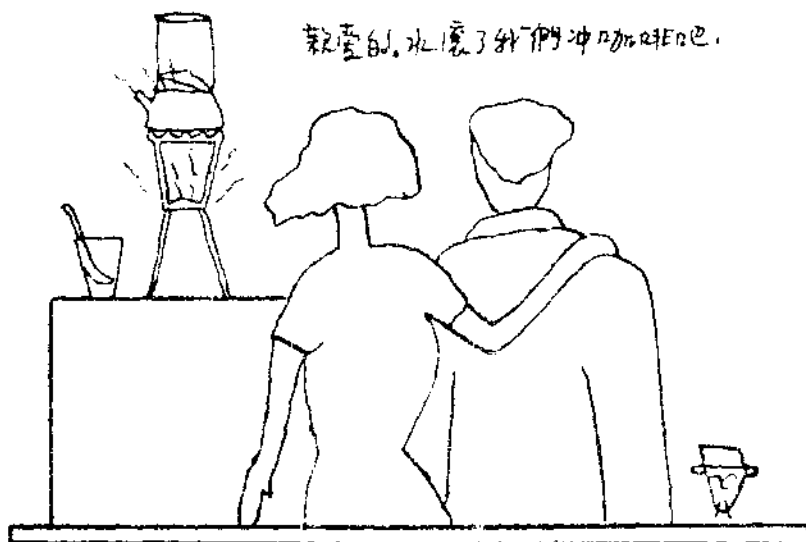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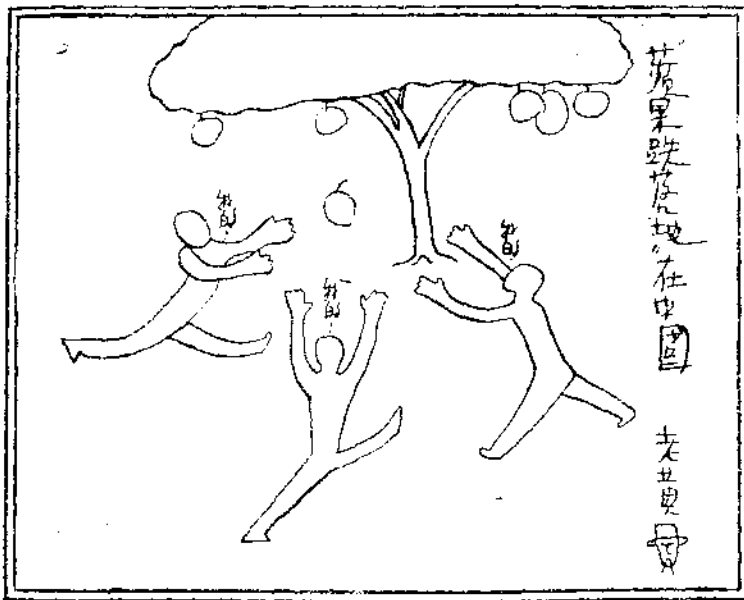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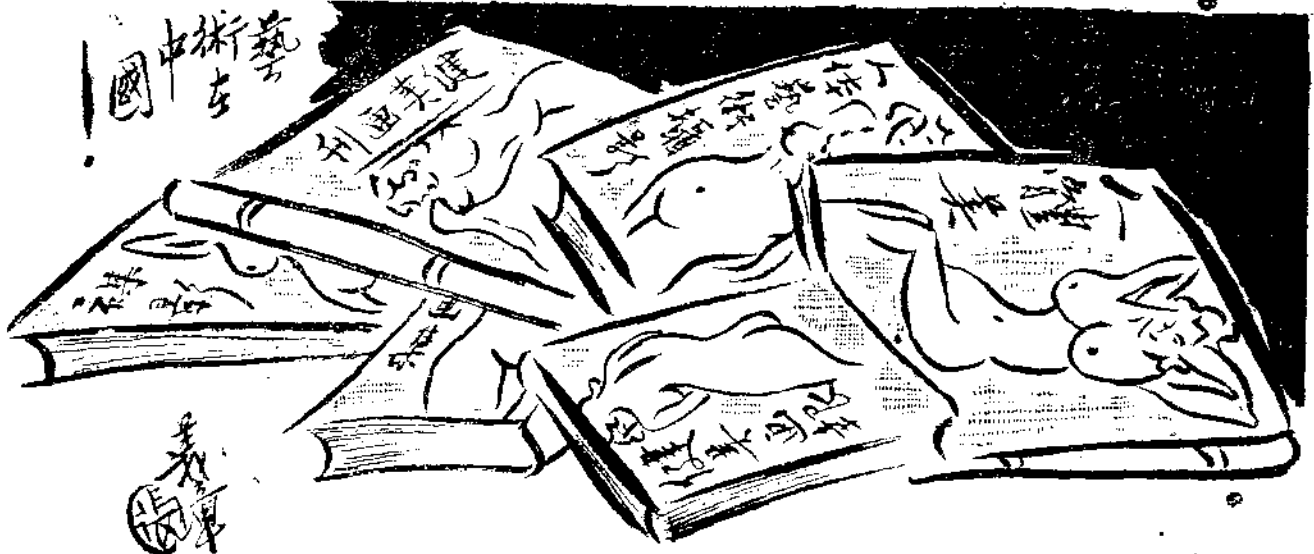
林競志作



作延樹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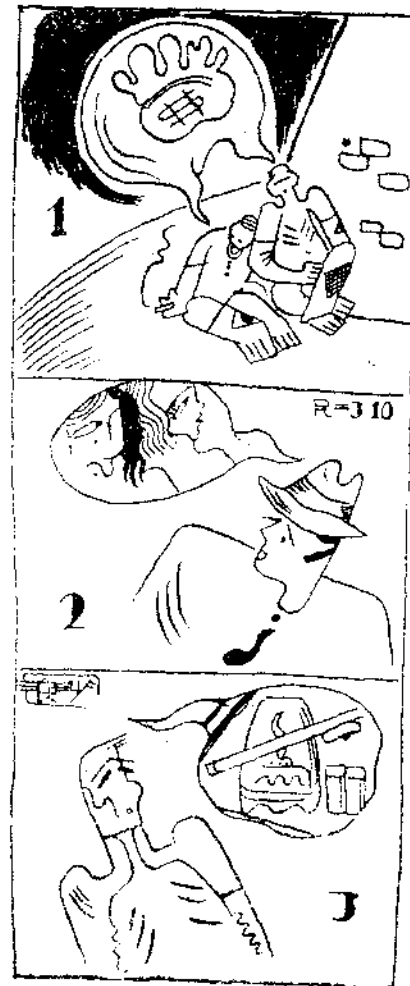
記金鏡





“壹盤自開”在中國

老黃



1. 失業者的悲哀  
2. 青年之夢  
3. 地大物博之悲劇

林浪沙作

# 文壇畫虎錄

## 兩男二女

黃文牒

到香港住了僅僅十個星期，意能探得了南華文藝界裏面的兩件事情；我認爲真不枉一行。南華文藝裏面的兩件事情？我說錯了。仔細的說，就應該改做「粵派」「海派」間文藝界的情事的。

我到香港以後，我們的「現代潘安」的「重拾墜歡」的消息正是霹靂上，睥睨縱橫。這兒一個消息，那兒一個更正，好教我官無所適從，本月的時事旬報又來一個潘安「撐船就港」的消息，但是潘安究竟撐過船麼？就要潘安自家才會知道。

潘安能否重拾墜歡？關我們鳥事！不過大家愛熱鬧，並且慈善爲懷，也就加隻手（不過是寫字的手）來湊湊興緻。實則胡亂湊趣，還不過是白鬧一場，局外人不還是蒙在鼓裏麼？潘安究竟有沒有拾墜歡的力量兒呢？我在香港反而得到了一點比上海傳聞中更真實的消息。

香港原是一個小島，同牠遙遙相對的就是半島的九龍。我住在九龍裏面九龍城附近的親戚家裏。那里地附海濱，飯後散

- 一、本欄歡迎投稿，來稿寄由本刊編輯部轉。
- 一、本欄專記當代文壇遠聞佚事，以趣味雋永爲事，屬真實，凡有所知，不論事之巨細新舊，統希寄投。
- 一、投稿者不得借本欄爲攻訐他人之用，凡含攻訐性質之稿，恕不刊登。
- 一、文人自述自記，即使屬於過甚之誇大，本刊亦不吝爲之發表。
- 一、本欄稿件每段以一二千字左右爲最適宜，著於一個事件之可分若干段落者，當各就一中心分述之。

步是頂好的所在，所以我常常同朋友散步談天。在某夜的傍晚，是天假良緣，我散步的時候恰巧同一雙挽着臂的男女相遇。不看猶可，一看，我立刻注意起那女的來了，但是她是誰？我一時不能記憶。而同時，同行的朋友拉拉我的臂，告訴我，那男的就是當地「土豪」侶倫。我立刻問他那女的他知到是誰麼？他說那裏知到。那個女的我本來是似會在那裏見過的，不過此刻記不清楚，所以我轉來同朋友談那位侶倫。

那個朋友本來是個「文壇迷」，他在香港高興同那些「土豪」來往，他就同我談了好久，說侶倫的文字，侶倫的工作，侶倫是個小個子，有四尺來高，至於他的文字，我最近在時代裏已經讀過他的「賭」了。朋友因侶倫之故又向我介紹杜格靈。說甚麼他是廣東同香港之間的穆時英，又教我回去讀讀他用筆名「羅波密」在婦人畫報發表的遊戲。但我真不在乎那些，我祇要把那女人的名字回想起來。

回到那朋友的家以後他的興緻還沒有盡，又介紹疊報紙的副刊給我看，說這就是侶倫編的東西。副刊名字叫新地，果然着載「侶倫，杜格靈合編」的字樣。我因要館朋友的盛情，翻

看一下，忽然赫然在目的有「南碧女士」四字，因此靈機一動，一個留戀着跳舞皇后，正是相得益彰哪。

## 小記二文人

茗茗

，我的記性回來了，我叫起來：剛才那個就是潘安夫人。南碧女士這名字是我近來在一份刊物裏面認識是誰的，但我看下去時，是一段消息，說南碧女士有自殺身死的消息（原文意思是

如此，字句記不清。）我就叫我那位朋友用他探聽杜格靈等於穆時英，羅波密就是杜格靈的筆名的法術去打探潘夫人到香港來的消息，看今夜遇見的是夫人的鬼還是原人。

兩天以後消息得到了，說她果真是潘安夫人來了香港，是來自廣西梧州的，住在侶倫家裏。我問他侶倫本來有夫人沒有的，他說他向我就有童貞女之稱。

不過現在那個童貞女怎樣了呢？

我最後還是慰勞了我的朋友一回，因為他確實給我一個關於潘安拾歡的懸案的解答的概念了。

過得好幾天，我們那位「文壇迷」又來請我「行街」了。我問他這幾日來文壇可有甚末「變動」？潘安夫人怎樣？他說不得而知，後來他又滔滔不絕的和我談杜格靈。

我先問他甚麼是廣東穆時英？因為我也曾聽他的話，讀過杜格靈的遊戲，並不像穆時英的作品的。他便對我說，他是個舞場生活的都會兒，上個月就同那個在上海新選的一九三四年跳舞皇后鄭孟霞出了很多的力，甚麼請記者同她談話，替她編好說話對記者說。平日態度傲慢，穿漂亮西裝，等等，言下有不勝感慨之意，我祇得好言安慰他一番，說香港風景絕佳，氣候又好，青年男女正宜及時墜落，他同侶倫一個抓住了潘安夫

徐仲年在現在，該不是一個頂陌生的名字了罷？

徐仲年

徐先生雖是無錫人，說一口是不十分流利的無錫話。平常穿長衫，一副極平常的臉，還配上一副很平常的近視眼鏡。

據說徐先生十多歲時就留學法國，那難怪他的中文根基也不過如此了，有一次，徐先生到某校演講，大讀其「那少女面龐很漂亮」，把龐字讀化「龐」字，原是極微的小事，更何況徐先生是近視眼呢！

文章寫得不怎樣好，但還稱努力，現在常為藝風，社會：等雜誌寫稿，

孫福熙

捲曲的頭髮，寬鬆的衣服，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孫先生時的景象，那狀態是具有藝術家那種風韻的。

孫先生是很會取巧的，有一次，他到我校來演講，開頭曾引用了廚川白村的話這樣說，「人一生來就是悲哀的，因為一生下來，就呱呱地哭，那一哭，就決定了以後悲哀的結局。」

孫先生是頗有點書獃子思想的，他曾這樣講過，「假使誰打你一下，那你別報復，你悄悄走開，去讀一篇書，」這種懦弱的思想，真是怪可憐的。

## 北平文人錄

小嵐

孟超（北平文人之七）

太陽社作家孟超先生，在一九二九年左右，是上海新興文學運動的中堅，他是山東省諸城縣人，家裏是很有名的大地主，在家鄉的小學畢業了，據說便閑住下來，青島有祖產，在小縣城里住煩了，再到日漸歐化的青島市玩玩，那時候便學會照像，所以說人是有相當聰明的。個子不高也不胖，額角挺寬，在鄉間便有「孟大牙」的綽號，的確他的凸突的門牙也與那稱呼相符。

偶然的（？）他對東方大都市的上海愛慕了。

他到上海好像還入過一個什麼野雞大學，後來因了思想的轉移，便離開學校，作一種自己信仰的工作去，這期間與蔣光慈楊邨人等發生了關係，而走上「此道不可以安身立命的文學路」。在「拓荒者」時代，他在該刊上發表紀念五卅的小說——「潭子灣的故事」。被評為新文學的一粒光輝的收穫，孟超君的作品不多，除了散見的一點詩，僅有一冊創作集子。

時代在不息的進展，孟超君便也跟着消沉了，去年，據他的同鄉說，從漢口什麼監獄里由家屬營救出來，他消瘦並得了嚴重的肺病，在故鄉休養了些日子，又回到青島去，身體也漸漸健壯起來。曾有一個時期（那時王統照還沒出國），約王統照，臧克家，李同愈等合辦個刊物，不知因為什麼沒弄成，以後王統照出國，李同愈來平，他沒什麼消息讓人知道。今年夏

天，天津庸報副刊之一的「創作與批評」，孟超君由澎湖手中接過來主編了。據說每月報館付該刊卅元，他便從青島跑到北平來住，近來常寫詩，署名是用「林麥」，散文也寫，署名是「林默」，除了在他自己主編的「創作與批評」上發表，北平晨報的北晨學園有時也寫點。

他好像對過去那個燦爛時代感到悵惘，而漸趨于暮氣了。又，跳出黑暗電影的王瑩女士，這個名字是孟超替她起的。所以知道他們倆也有些關係，也許楊邨人所記「上海劇聯」的事忘了這一項——孟超與王瑩的故事。

先生家中有妻，上海又有個愛人，很幸福。

徐霞村（北平文人之八）

翻譯家徐霞村氏，對西歐文學造詣是很深的，喜歡介紹西班牙的作品，現在主編北平華北日報的「每日談座」，好像時間不太富裕，所以譯品最近很少，他堪稱得起是位較好的副刊編輯，雖然任何一種出版物都有基本撰稿人，對於外來稿，「每日談座」尚不過分門羅主義，當然性質得與該刊相合。

徐先生是個硬長的漢子，青洋裝上身，青領帶子，頭髮有點長，高的鼻梁，帶着穩靜的一張憂鬱臉，也許我說得不對，那是浸沉底事物中的一張沉思面孔。眼是大的，皮色不甚白皙，安然的有着紳士風度。

他的太太，據說是一位很有錢的小姐，因此，徐先生的生活快樂且舒適。

他創作的很少，那冊「古國的人們」却有他獨特的見地，

把這古國的可憐人們固執的民族性逼真的刻畫出來，一幅幅的展在眼前，讀來覺得可悲亦可笑。

現在最時興的新感覺主義，在中國是發源于水沫書店的劉呐鷗與穆時英，徐先生也是他們水沫書店的一員，他也用橫光利一那種風格寫過「現代姑娘」Modern Girl，近年來沒見過他的創作，也許生活安定對一個有為的作家不是件好事情。

聽說徐先生很喜歡跳舞，在這禁舞的北京城，除了北京飯店那種地方舉茶舞外，其他較次的場所便無女與伴，且黑底警要維持風化的。

### 周伯上（北平文人之九）

「伯上」這個名字很生，我們當然知道豈明老人，為五十五壽詩問題，佔去了多少刊物的篇幅，他老先生今夏去了趟日本，轟動中日兩國文壇，一段談話的傳出，便用其他國文字遷移了去。他的翻譯，散文……在中國現文壇上佔着優越的地位，「伯上」，便是周作人先生的兒子，一個若叔若父的都是第一流老作家，伯上當然承繼這份文學遺業是最適宜的，且環境與條件都充分的允許，他開始便寫起來散文來。

最初在大公報梁實秋主編的文藝副刊，載了他一點文章，以後便稀見了，及華北日報的文藝副刊創刊，又不斷的能看見伯上先生的文章，按文章說雖不太壞，却也一點沒出色的地方，這並非有意苛求，實在在那樣家庭沾染中，文學的氣氛，一定是很濃的，可是伯上的文章並沒打上較嚴重較大型的東西去，有一個傳聞——這個傳聞但願它不是實在的，說各期刊向

豈明老人索稿者頗多，作父親的雖應付不暇，作兒子的却急于成名，因之一拆衷辦法之出題！豈明老人寄稿一篇，付「伯上」稿一篇，編輯者當不致用一而璧還一，故兩篇皆可登出。話雖如此說，豈明先生寫稿之處並未未有伯上之稿載，反之亦然，故這種傳說也許是造謠，可是能無風起浪嗎？實事的真像，幕外人誰能知其究竟呢？

一個作家除了刻苦的努力寫作，用作品來使讀衆愛好，諒沒有什麼捷徑的。伯上君的環境與年齡都充分的在顯示着廣大的前程，惟他第一步好似就有點與世隔離的傾向。

### 岑家梧給我的印象

蒂心

在南國文壇上，他的名子並不怎樣的生疏，他的身材矮小，架上一副近視眼鏡，對生人，老是不大好說話，而露出驕傲的神氣，記得前年在一中同學聯歡會席上，他第一次給我的印象是這樣的。

然而同他過從久了，則知道他並不是驕傲的人，他常常對人自謙地說：『那成，我的文章只是馬馬虎虎的寫來，而且我又這樣年青，懂得什麼？』因此，一般文人都愛同他接近，據他自己說，他有許多朋友是從文字關係上交得來的。

他的年紀只有二十一二左右，但他的抱負極大，他在中山大學裏讀書，不但研究文學，就社會科學中之人類學，哲學，民俗學都是他歡喜的。我們從中山大學史學研究會出版的現代史學上，知道他將出版一本同王興瑞合著的民俗學書。



他也講過戀愛，聞他的愛人係市內某女子中學的學生，她同是愛好文學的，可是她並不怎樣的愛他，不知是否因他窮之故。

他的著作，除過去散文詩集外，在他主編的比鄰週刊及民國日報的東西南北，常常有發表，大都關於文藝理論的文章。翻譯日文的也不少，最近又寫了幾篇書評登在東西南北上。

香港出版的紅豆也登他的詩。據別人說，青春藝術畫報最近幾期都有他的討論戲劇的文章，我未曾親看見到。

在暑期中，我每天都看見他入學校圖書館的書庫裏頭工作，聽說係編輯一本什麼提要之類的書。

最近這幾天，他忽然對我說，要到日本讀書去了，據說十月初可以動程的，我希望這能成事實。

總之，他是一個本質聰明而又很用功的青年作家，如出國好好地讀了幾年書，將來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 華林印象記

莊翔

現在，讓我來把華林先生介紹給讀者吧！最先，得告訴大家華先生的一點模樣和簡史。

一個較是瘦削碩長的臉，微微帶些黑。眼睛是近視吧，所以架着一副克羅克的眼鏡。鼻子下面，留着一抹短短的鬍子，不像仁丹式，也算不上少年鬍鬚，究竟像什麼，那末，恕我沒有討教過華先生，不敢肯定回覆。

華先生的年紀有四十開外了，短平的頭髮，已顯得星星斑

白。可是他的精神仍十分好，談起話來，總是笑嘻嘻的，態度極其和藹。上課的時候，開了話匣子，則滔滔不絕，毫不覺得厭倦的樣子。而且聲音也頗響亮。

有一點，那許是華先生的缺點，或者正因此，顯出他和常人的習慣不同來。即是在講演的時候，嘴扭呀扭的，常常把上唇擡起來，同時，鼻子「哼」地，像寒着似的。

他的衣着很樸素，一件灰黑的長衫（有時也穿紫紅的），一雙舊的黃皮鞋。在他說來，這正是藝術家的高超，不同於俗人處。他是主張形式上平淡，——而且是蹩腳，內容卻很好很驚人的。所以他勸學生做袍子，面子儘管壞，而夾裏卻是要漂亮的。

華先生的籍貫，據他自己說，原是浙江人，不過小時住蘇省江北。現在自然是在上海了。法租界拉都路的洋樓中，有着他的家。

他曾留學過法國在巴黎大學，一方面做着校裏的秘書，一方面讀着藝術。可是沒有畢業就回國了的。

回國以後，他曾做過暨南等大學教授，寫過許多藝術理論方面的書。他寫過詩，曾自命為詩人（也許是誰捧他）。然而詩不十分高明，到現在，早列入落伍的行列中去了。

目前，他供職於國際文化協會，和兼任着正風文學院的功課。平時，還常寫一些藝術方面的短論，多數在時事新報青光上發表。

工作自然很忙自然會多弄到錢，因此生活也不好算苦了。

## 故都的新文人

呂光

在故都，我國新文化的發源地，充滿着以賣文爲生的人，雖然已有許多登了龍的成名作家，但是一部份埋在黑暗角落裏摸索着苦幹的却也不少，因爲未成名的原故，往往沒有人注意着他們，但是這些人，說不定還是將來文壇上的慧星呢，現在讓我來介紹幾位。

王克非（故都的新文人之一）

這作家是慣於寫詩和小品文的，因爲他的小品文的著名，在故都北平新報從前担任過「牛角」週刊的編輯，和金克木是很要好的，編「牛角」不過是趨於「玩玩的態度」而已，但是到後來却受到北平新報總編輯的青眼，得而一進編副刊，從此以後王先生居然過起大編輯的生活來。

據王先生這樣的談過：「編輯真不是好當的，冬天無論冷得透刺骨，也得冒着冷風去印刷所校版樣，兩隻腳踏在火爐上，幾分鐘內便安然睡去，磕睡醒來才知道自己的鞋子已被火燒着。夏天熱起來更討厭，兩間小屋充滿着蚊子，編輯案頭，也能爬出臭虫來。」由此可見編輯也不是好當的。

王先生提起分發稿費來，便又繃緊了眉，「社中每月二十元的稿酬，因爲這種原故，也常常接到謾罵給稿費少的信。」這些瑣事終於使我們的王先生終日無喜容，天天穿起破西服來

今年是小品年，我們的王先生也將他的一部分作品印成單行本，定名是「刀剪集」價錢倒不貴，僅賣兩毛錢。

李維生（故都的新文人之一）

在北平提起李維生來，一與人們的腦海中，也許會浮起一點淺淡的影子呢。他是河南人，他的作品簡直「五花八門」的了，不論，詩，小品，小說都見他發表過，並且在這以外還愛作些評論的文字，他在北平某報發表出「談×□□」的妙文後，不久以後我們也曾見過徐訐先生在人間世第四期上的「……」□□□□論。李先生也曾笑着說這是「巧中雀屏」。

又因爲一點關於「幽默」問題的小事，我們的李先生被前後包攻的論戰了，結果李先生元氣大衰以「不再討論」而完結。但是李先生主張終於是贊成「幽默」的。

筆者在木刻的聯展會見着他，那時正當夏天，李先生還是一件灰大衫和滿腦袋的烏油泥，但是他的眼睛却是有點灼灼發光呢，他這樣的說着：「因爲投稿不知受了多少烏氣？發出來的稿子酬金也同樣的菲薄，吃飯已成了問題。那有閑錢往腦袋上化呢？」這幾句話倒却能說出他的苦來，正好像他的詩中所說：

棕黃色的櫻絡織成的網，

彌蓋着流浪人心頭上的苦。

……（流浪人）

原句記不清楚了，大概是這樣，由這里我們可以看出李先生是多麼抑鬱莫伸吧。

許多時候我們常見他在東安市場的書攤上溜進溜出的，但是並未見他拿出來過一本書。

劉國芳 (故都的新文人之二)

劉國芳這名字似乎熟得緊，他是用着溫柔委婉的散文，吸收着廣大讀者的羣的，可是他的詩也寫得非常的好，在大公報的小公園里常看到他的東西。劉先生被徐霞村的提拔也常給華北日報每日談座寫東西。

當你看見他的時候，你將以為他是公子哥兒一流，他有漂亮的面孔，由這里也可想見劉先生的「羅曼斯」來。他常以記者的名義，向女子羣里攢，但是他不幸的是生就的一雙近視眼睛，這在他自己也却以為是一件憾事的。

劉先生常常告訴別人，他却兼着某報的幹事，劉先生以為這常露出得意的笑。

廈門二作家

趙家欣

夢 詔

他姓陳名敦仁，夢詔是他的筆名，是個多方面的天才作家。他年紀尚青，具有學者沉寢的態度而沒作家的矜持，他謙和而帶熱情，祇要你肯和他親近，他可虛心下氣給你許多善意的指導。他的詩，表現出他熱烈的情懷，最得青年們的歡迎。他的創作，最先得魯迅的推許，當魯迅執教於廈大時，他的文學天才驚動了這位前進的作家。在被賞識之下加緊了他努力文藝的興趣。魯迅會在他所作的絳洞花主劇本裏作序。他努力於創作譯述，同時也努力於選擇愛人，去年他和某女士結婚了，他那沉寢的臉曾展開一些微笑。

他在廈門的文壇建下不少功績，數年前曾一度努力寫作。

他的創作和翻譯，除了絳洞花主劇本而外，尚有破釜沉舟集，宇宙的美，小人國遊記，綺情曲等等。綺情曲包羅中國古代名代名曲數十種，纏綿慷慨，為豐富情感的文藝作品。廈門青年詩的寫作，多半受他的影響。

這些皆為一九三〇年以前的寫作，最近未嘗見到他的作品發現。也許他暫時擱起寫作生涯而安心樂意度着愛的生活了。

健 尼

前夜的作者健尼，他姓高名雲覽，是個年青而且漂亮的男性。他不僅長于寫作；而且善於辭令，他的議論風生，會使你樂而忘倦。他的詩獨具風格，清脆可誦。寫作常見於上海大晚報副刊及散見各雜誌，廈門的報紙，間亦見之。

他有個美麗而且溫柔的妻，她給他很大的幫助，雖然他常為生活而奔忙；但他倆始終是快樂樂地。他曾任上海公時中學教員，去年辭職返廈，任中華中學僑南女中國文教授，他的妻也在某校執教鞭。生活是安定了，他倆過着甜蜜而且安適的時光。不料去年冬天，因小健尼出世，他的妻在產褥中香消玉殞了。他好像失了他的太陽，活潑快樂一變而為摺鬱寡歡，寫作多半充滿悲哀的成份。他寫了許多詩紀念他的亡妻，皆為斷腸之作。

環境會改變人生，顛沛的生活不能屈服的他，這回可改變了。談話提起了他的妻，便像早晨的霧一樣的陰鬱。一縷縷在內心的情絲永遠擺脫不開，他已不如從前的議論風生了。

# 聆「我的朋友胡適之」講學記

一續

幕前

今年胡適之先生自從擔任了北京大學的文學院院長以後，不辭勞瘁，同時又定每星期三，五兩天，下午三時至五時，親自出馬，不知是否想要把他的白話文學史上卷編下去之故？特爲文學院學生講授中國文學史概要每次兩小時。以下所記，便是上課時的速寫，可與他的講義及內容無關，全係選照文壇畫虎筆法，但若畫得不像，不成爲虎，除取消原畫外，罰請胡先生打我手心一百記。

開幕

時候不到下午二時，北京大學第二院大講堂前排的座位上已經坐滿了人，至少在每張椅子上，已有帽子，筆記簿之類放下台座。聽講的人，不全是本校學生，所以有小女孩子，也有白頭老人；有西裝青年，也有穿着髒得快給江西人來識實的破白夏布大褂的同志們（聽講同志也）。時間逐漸推移，聽衆益發增多，快到三時，講堂內已經擠滿人了。

鈴聲響，三時上課。

購台後的一扇小門動了一動，走出來一個駝背老人，手裏拿着三枝粉筆，放在講台後，正將回頭，小門內忽的又衝出了一位平頭，戴眼鏡，中裝，穿皮鞋的中年人，面孔上微露着三分笑，走路很鎮靜，一步一步向前，聽衆的視線也跟他逐漸向講桌前進，無疑地，這便是「我的朋友胡適之」了。

他老先生立停了脚，向講堂的四周看了三看，面孔上，又露出笑容來了。一面從手中的講義紙中抽出了一張信紙，開口說：「上次講的詩經，有位同學寫信問我爲什麼不提孔子別詩的問題？」他笑了笑，話匣開了，一隻手放在長衫袋子裏，一隻手做手勢。說話來很有力，很鎮靜，不快也不慢，不像國語，似乎帶有二分上海白，三分北京調，聽衆想能聽得懂，講堂內全體很靜寂，他講到詩的問題，也講五四到時代我胡適什麼什麼的事情，他說話似乎沒有他的文章清楚有條理，也似乎找不出他年青時那一股英奮的勇氣，日子一天天過去，時代也永在推移，我的朋友胡先生恐怕已經老了些了罷！

正在這時，忽的有一位仁兄隨地吐了一口痰，胡先生立即中止了講演說：「我們大學生，人家都在提倡新生活運動，自己不去糾正人家，但總應該以身作則，現代的男子無論何時即使不帶手帕，必應帶些紙片，難怪西洋人——」。全堂的視線推移到吐痰的地方去，吐痰的人面孔紅了。胡先生掀起講義，轉頭說：「今天應該發的講義沒有印好，仍舊講詩經。」同時在黑板上摘出了幾節，發着抑揚頓挫的調頭，隨讀隨解，並且隨手寫黑板。

三點五十分，門外鈴聲響了，胡先生並不說要休息，可是聽講的人背却有些酸，誰都得把屁股擦幾擦，脚伸兩伸，剛纔未上課前有二位說如講得好就聽聽，講得不好便要拔腿就走的同志們並沒有溜掉，想來是聽得還滿意罷。

胡先生繼續解釋詩經。

他說：「十餘年來，我在學問上過經，逐漸的探索，原先以為白話文學要算宋代的語錄為興盛；但自敦煌的寫經發現後，知道唐代的白話文學資料更加多。實物的發現，往往會打破原定的結論的，學問的事，本待實證啊！」

他說：「我最近快有一篇說儒，將在中央研究院的刊物上發表，同今天所講，足供諸位互相參考的。」

天色逐漸暗淡，太陽快落山，鐘敲五點，鈴響，聽衆魚貫散。

### 幕 後

這一幕僅是上課時的速寫，我對於胡適之先生，既不存心誹謗，也未蓄意捧場，所以所記各節，請勿作為批評之根據，至多足供文壇之消息，切切此佈。

## 『我笑着爲要免得哭』

蒲 風

——對於記載蒲風的辯明——

友人說，不曉得那一位，爲我在十日談第四十三期上寫了文章，弄得我慚愧起來，千百萬貧苦大眾的生活放開不寫，倒注意了「矮矮身材：真不像樣」的我來了。原想好壞由得人們去說，不去管牠。誰知後二個鐘頭友人却又特地爲我買了該期來要我鑒賞，這使得我不能不看，看了以後爲要免得哭又不能不笑。

我非常奇怪，劈頭看見題目『我和「我的朋友」蒲風，』而署名却是「紅蓮」，使我搜遍了腦海還找不到影子。這紅蓮

## 長沙文壇速寫

羅 汀

「民沙什麼都開倒車。」幾個朋友見了我得重復說上這話，我也聽膩了。拭目一觀，除了文藝界消沈外，街頭的女人沒有秋毫部分不極盡摩登，因爲我逛一次八角亭會一掉三寸之舌。彷彿建築方面正大興土木。

據稱雜誌年的一九三四年，老牌和創刊不久的文藝刊物，普通雜誌等；每一種在長沙銷售的數目委實驚人。據專售雜誌的書局老的統計，學生佔百分之九十，每月可售出文藝刊物七八千份。這裏祇有之數萬學生，他們刊物是讀過了，但消沈得沒一絲氣息，這不能說刊物不會影響讀者，因爲這裏的青年都具有些聰敏的。除了一份青春週刊外，什麼也帶不着了。即如報紙的副刊都各有牠們的宗旨，牠們大旨的把筆者，真難了發現新青年的吶喊。或者有很多青年在暗自努力的，不過他們經濟力薄弱，而報紙又祇歡迎科學附刊拒絕文學，我們無從知道他們在努力罷了。

青春週刊是戲劇家向培良氏領導下的青年所組織的。是「青一色」的團體刊物，真門羅得不得了。他們的稿件也不容易發表在各報端的。這內面有幾枝大筆，如朱之偉，姜綬郎，戴望峯等，在我沒有看見長沙的好作品時，他們也算過得去；有他們的刊物出現，總比我們望梅止渴強多了。

。可惜主持者是些窮光蛋，以至時常沒有印刷費而拖延半月十天，而望眼欲穿也祇能看得到薄得肉薄的十六頁。

長沙有五大日報：國民，民國，市民，大公，全民。副刊均可容六千餘字。國民日報是政府辦的，所以公團裏稿費多些，不是文章到了否何地步，總會給你以大屎屎（Lose）。就是你的文章已遭登極，也須受個例「一千字以上的文章，便是報退之唐順之胡適之也得到愛一的限制。雖然稿件都是特約，那極大塊文章你見了也會頭痛十日的。餘如民國的小春秋，市民的水陸洲，大公的談叢，全民的天心閣。都窮得要命，都是特約稿。其中水陸洲爲青春社同人所佔據，天心閣則向十八世紀以前去了。這，也許是朋友認爲開倒車之一罷！因爲三年以前的青年作者們都出去了，如今長沙的文壇簡直是一場糊塗。

文藝的形式除漫罵，肉感，抄襲，和一二舊社會的考據外，餘則滿處撈針，使你十二分的失意。把提現在的威權作家有：

(一)靈公——差不多長沙市民都聞他的大名。幾年前在國民公園寫了一篇隨便談談，對於社會的大小事物批評很大膽，加之句語來得俏皮，所以他受一班人的歡迎，另一班人的懼怕與痛恨。後以某種攻擊費居年餘，而今又一不要臉的「裝瘋」取材飛巧了些，間或緊貼論語的尾巴。不是

先生是什麼人呢？是極「像樣」的一個吧？——爲着咬定他必定是極「像樣」的標準的一個，我把那篇長文讀下去。於是，我曉得他是「廣州詩歌會」的主持人，也是在三間小學校上課的矮夥計之一的李文尹。

呵，文尹，原來又是如今苦命飄零的×郎？

不錯，他是我的朋友之一，我不能否認，我寄與他以我的感謝，因爲他關心我「到南國後對女人問題解決了沒有，不得而知。」而且熟悉我「確曾爲了農村的破產而大痛悲。」可是，友誼掩蔽不了真實，皮面的笑難得有人了解這實是哭（尤其是對女人方面），對於他，我不能忍住我的說話：

第一，文尹說「廣州」分會已分爲兩派，一是××等主持的分會，一是我主持的廣州詩歌會，兩方面有點隔膜經蒲風南下的調解，大家重歸於一體，集中力量從事大衆詩歌的推進。」事實上我們「中國詩歌會廣州分會」並沒有兩個分會，文尹（那時我曉得的他不叫做××更不是紅蓮）只以通信會員而曾經發起組織「廣州詩歌會」的資格來參加我們的分會，後來因爲他的生活的不安定，而廣州詩歌會又因岑家梧的否認而解體，他隱到鄉下去教書了，詩歌會分會雖經層層的壓制，并未「無形中仍歸於解散」。分會會友對於他的英雄主義不滿倒是有的。說我是「沒有十二分的勇氣的青年」，我不想有所解說，可是說詩歌會分會因他一走而歸於解散，那未免對於我們的詩歌分會同人有所污辱。即如今，我們的詩歌分會仍在艱辛的境遇中邁進，這大概是有過分多的勇氣的青年——文尹所沒有注意到的

他制服得下的人他決不至去惹罪，他能制服你時，那怕你是去上任的官，他可保證能用一二人是成功的。委實他的作品比韓退之等的好多了，你看國民公園內他一千字至兩千字的大作以後。

（二）「騷哥哥」——似靈公作風映動長沙文壇的青年作家，不過取材與靈公迥異。差不多他完全是向女人及青年本身問題方面發展的，篇名百感交集發表於小春秋。或許對女人身上用功太刻薄了些，致惹起非非女士方女士大興其娘子軍問罪，因了他的名字而罵到他的祖母都是「騷」貨，於是他就屈伏了。最近，用了「罵任人家罵，這是替社會盡義務」的幌子重整軍勢。

（三）忘我——懂新文藝的人會知道他是以前感文字專長的。筆調能隨他的心愛而模仿，且模仿得極入神。如憶春天樓仿楊時英的公墓，一九三四年秋懷仿郭沫若少年維持之頹廢。除國民公園外，他的作品不限定在那一張報上發表。

（四）英士——騷哥哥說他有點懶，有時不願創作就抄襲，如西湖我的姊妹。雖然讀者知道了，但並不認爲這是一種罪過，讀者都會原諒他，因爲他與來時就有好的創作呵！

此外，有一個專從事抄襲，想造成他爲文人的叫做宋紹讓的。有人說他拿別人的屁股當臉，可沒有形容他

過甚一點。他愛抄（可說是善抄），那怕別人最近在外埠發表的文章，一字不改署上他的大名就拿去國民公園填篇幅。手際痛了，就摘錄點文藝隨筆，處處顯揚「我的朋友××」。年前際了一部詩集發行，給一位署牛骨的小報編輯罵狠了，他要去用法律解決，終以牛骨有確實證據，於是失敗歸來。早幾天又要出版什麼集子，大約是三年抄襲的成績罷（我不敢決定，因爲我無從看到這本集子，有錢留家下不是實廢紙的）！在國民公園他的××集自序裏有高爾基的話：「一個作家成名，據有人想毀壞他的。」並且在自序中感謝李金髮先生爲他畫像。據友人告訴我：「那是一張小偷的速寫像，竟給他拿來裝面子。」大約他家很有錢，不然出詩集動了本，誰敢爲了誇吹自己而第二次發行無人買的文集呢？

長沙祇有前面的四位作家，和一位人家見了就唾罵的隱文家。他沒「公」那樣大的合譽；別個都市的文壇雖不能斷定說是有成品，然而也還拉唱得熱鬧；長沙，呵！真的在開倒車。在金融困難和報紙副刊的壓抑之下，我們不要夢想有一株新的萌芽。

現實。

第二，文尹說我曾有信勸他不要幹那小學教員的工作，說「實在太苦了」。我不知他是否會有弄錯。我嘗說事業無大小，只要埋頭苦幹；勸他可能時再圖求學的機會也許是實情，說是勸他不要幹，因為實在是太苦，我堅決的否認，是他誤會了我的說話。在我其實比小學教師還要卑下的店員生活，我也過了一年又半。

第三，關於廣東的女人，誠然，在活潑，耐勞方面我曾不僮口述而用詩歌寫出我的頌讚，但是，文尹可以說並不會把我深一層了解，我說我喜歡廣東的女人，是因為我恨上海的沒落的女子。決不會時時清算得失。同時，和朋友们說到這些問題時，我簡直時常是「我笑着爲要免得哭」；對於時髦的摩登女郎，上帝沒有給我鋪排好那深的緣分。

第四，別人說我普通話不好，我當虛心地接受；可是，我只記得子展先生曾因為我的口腔而說我是福建人或江西人，還有一些朋友會認爲我是湖南人。說我的國語半是「客家話」，照學業成績來講只能打五折，頂多是六十分，初學國語的文尹委實是第一個。我無用請出初到上海僅滿半年的文尹來考試，對於國語的鑒賞，我請文尹忍心再聽幾張趙元任的國語留聲機片。自己聽不懂，千萬不要以爲這是別人的糊塗。至以上海話，現在我也想不到多作計較，不過文尹，你該當再住下一年半載後再說。

最後，我希望有十二分的勇氣的青年，而且又「像樣」的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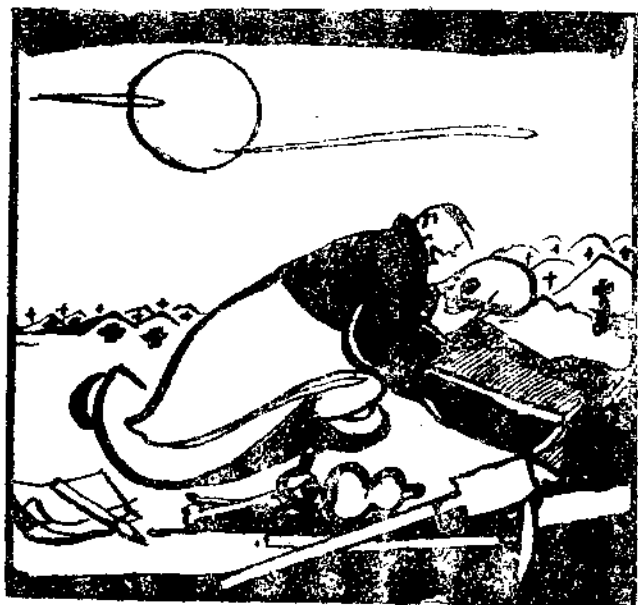
尹，多寫一點像茫茫夜那種內容（雖然，我希望你能進一步的超過牠）的東西，別要把你十二分的勇氣用在無聊的文字上，尤其不要用自己的筆來自吹自擂，使朋友們爲你掩不住口。

文尹，你還年輕輕的，但願廿歲前後無虧蕭伯納在香港時的說話。比起當年的我，你的勇氣還不夠。現今，對於你這一篇文章，我再沒有第二句話，除了我說：

×郎，我笑着爲要免得哭！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四夜

編者案：這篇辯明，不知目的何在？如謂文章無聊，根本用不到辯明，紅渠自吹自擂，此乃文人通病，本欄第四項規約所許可，即使達到了肉麻之程度亦無妨。如蒲風亦喜自誇者，不妨自吹得再大一點。容貌乃天生，語言由修鍊，是均無關重大，誠不知所辯之主旨安在也。至若更正事，則自有其必要，將事實辯正可耳。笑看爲免得要哭的理由，未見發揮，甚屬憾事。



文學家之畫庫

言帝作



一 報復

電燈熄後，訓育主任的新皮鞋在樓板上發出怪響的聲調。

「那一個？熄燈鈴已經搖過了！輕些走好不好？」老吃大菜的老李這麼喊，皮鞋聲果然輕了。

「哈哈！老子復了仇，請他吃大菜。」

二 Good morning

英文教員老是說罵遲到的人，可是近日自己也常遲到了。於是幾個通學生便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地鬧起來，上課鐘敲過五分鐘，X先生推門進來。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大家反覆地喊。」

X先生嚇了一跳，漲紅着臉說不出話。

三 月夜

月夜期到了！合作社中偷竊的洋燭立時利市三倍，早晨三四點鐘，天還是黑黝黝的，宿舍裏鬧鐘各處相應，自修室裏燭火輝煌，擁擠高臥的訓育主任，雖明明知道，但也不欲加以干涉，其實開早車的也未必能個個看書，許多拆開的仁兄還不是吃吃小食或抽抽煙。

四 自治大會

開學自治大會時，江北老鄉站起來發言，江X同學噓，江X同學發言，江北同學噓。「請大家尊重自己人格，維持會場秩序。」主席在台上喊。「噓……！」

五 條約

在考試前五分鐘：「老張：幫幫忙。今天一定要求你派司了。」

# 討逆日記 (續)

一月八日

朝會完畢，接着做紀念週，行禮如儀。師長報告討逆軍進展情形。領導喊口號。全場循環高叫。那口號與上週朝會口號差不多，暫不錄牠。現在且把第二週的朝會口號記出來：

## 第二週 朝會問答

1 問：誰是我們的領袖？

答：蔣委員長！

2 問：誰是我們的敵人？

答：叛逆和土匪！

3 問：應該怎樣才是革命軍人？

答：第六條 要不怕死！

第七條 要不怕苦！

第八條 要不怕凍！

第九條 要不怕餓！

第十條 要不怕遠！

陸軍第X師特別黨部印

整天開在連裏，想出街逛逛又怕碰見矮師長。台州老眼角被打得紅腫，也上山挑磚頭去了。連長勤務兵又到衛生隊討藥膏敷手背上被指甲抓破的傷痕。紹興師爺早飯不喫，還睡在地板上。福祿，福祿，一的鼾聲大作。四顧無人，把徐娘養的孩子年紀最大約摸九歲光景的叫進辦公廳來；給他銅板，給他油煎年糕。這孩子只圖貪嘴，一面啃着油煎年糕，一面給我誘出許多話來，他說：這多晚不和媽媽同床，媽媽叫弟兄

。星期六請你看電影，今天兼你。」

「我也不會，你做得出也要派司的啊！」

「自然，一言為定，真的要派司的……」

六 生意經

校門傍吃食的老闆當著許多人痛罵逃賤的人，但是等他氣發洩完之後，笑嘻嘻地說：

「你們幾位少爺靠得住的，要什麼吃什麼儘管記賬好了。請各位照顧照顧。」

七 廁所

廁所，雖然臭，但是牠不失為天堂，你可以隨意抽烟，或是細看情書，就是不帶書本去看，你可以看看許多有天才人所作的漫畫和詩文，也是以使你滿意了。

八 代到

有許多新先生點名不看人，所以有些人就請人代到，但是連得不巧兩個人同時代一個人名，那就糟了，先生有時跟着問究竟是那一個，最要命的是兩個代到的人同時站起來假充。

九 膳廳中

「廚房，怎麼飯沒有了？快去拿來。」

「廚房，怎麼這邊也沒有飯？我餓死了！沒有飯吃麵，膳食委員怎麼不負責任！」

在一陣鬧聲中，廚房老闆彎着腰在膳食委員前接受馬上燒麵的命令，鬧聲也低了些。

一桶桶的麵搬進來了，吃的人却只剩了幾個人，其實大家早已餓得吃不下去了。

十 綽號

在學校裏，綽號比真姓名還重要，所在不在一教室裏的同學雖說認得，其實始終只知道他的綽號，平日談話中，壁報上，皆可見到，而且綽號的意思，和那個占有者無不維妙維肖，真合數理員所說：「應用得很普遍。」

三個另外睡到叔孀房裏。（另一方面消息：叔孀是年輕的寡婦，到娘家好幾個月了。）

——他說：他爸是教書的，上月到福州去了。——他說：隔壁住的是大叔，（即校長先生）二嫂，桂花娘子，老媽媽。——他說：沒有阿姊，有妹妹，那小的。——他

說：他的公公也和我連長一樣當官。（另一方面消息：不是公公，是他曾祖父，進士出身，當七品縣令。）——我問，他答，朝着我的臉笑迷迷的搖着小腦袋，怪叫人疼愛的！然而，當我想到好一個世代書香的人家，竟會容許這條蛇，淫婦。

這孩子真覺可憐了。我再給些銅板，找紙替他揩拭塗滿了油膩的小指；為避免勤務兵借為口實，趕緊打發他出去。他出去後，天曉得我呆坐在辦公廳裏：「世道衰微，人慾橫流！世道衰微，人慾橫流……」這樣慨嘆了好幾個鐘頭。

天漸黑，廚房裏的伙仗全體出動，挑飯菜上山給築欄堡的弟兄們吃；連內更顯得清冷。可是連長會算，這時又獨自一個摸回來，立即把我叫到房裏，裝着鬼臉低聲下

## 一·九日

朝會，全體士兵奉師長命向隊伍前與我們對立的第□師趕來教我們築欄堡的一排十幾位同志敬禮，名曰：「拜師傅」，師長還裝腔作勢說了很多滑稽話。

早餐後，跟隊伍上山看築欄堡，個個努力；挑磚頭的，更來得神氣。當十幾塊磚頭挑上肩時，便很自然地伸長了頸子，凸出了眼睛，咬着嘴唇往山頂爬。這因為團長對他們宣佈過，從今天起，查得那一個最出力，磚頭挑得最多的便當賞給大洋一圓

## 大夏十週紀念追寫

劉瑞瑜

### (一) 佈置的烏瞰

在中山路橋上，我們看到有這樣的橫額「大夏大學十週紀念慶祝新校舍落成典禮」。中山路傍的店子的都懸起青天白日的國旗，門前懸着紅的綠的燈籠，喜燦。一座青柏搭成的牌樓，在大夏的校門。萬國旗，紅綠的燈籠，飾成大夏好像新娘似的美麗。

### (二) 紀念會縮寫

會場是該校大禮堂。時間原定九時，可是中國人的惡習？九時半了，會仍未開。據說是要人們未到。在公安局的音樂隊演奏下，由王校長引進來了——代表先生和要人們來賓等。

會開了。首由主席王校長致開會詞略述大夏十年努力發展之過程，和施行三苦主義（苦教苦做苦讀）之成效，及大學教育使命之重要和今後教育之三點方針；（一）實施復民族教育（二）提倡生產教育（三）實施科學教育。

次為中委吳稚暉先生致詞略謂：「國民黨是建在民衆裏頭人民的知識造就至爲重要民衆教育須自動的創造。私立學校，就是民衆教育的正宗。國立的是補助。大夏以十年之時間，有如此之成績，令人欽佩！其進步之快，由于師生合作之誠。實可爲全國模範。本來解決教育問題，是靠民衆自力的。盼望以大夏的精神，推及全國。」

行政院代表褚民誼先生致詞略謂「開大學之成立須具物質與精神兩方面，缺一是不全的。」

吳市長致詞略謂：「凡人須有一定之主旨不要糊塗馬虎的過去，做了才有成功。如貴校以教育爲主旨故有今日之成功。并希望國人，不要糊塗馬虎！以求復興民族，復次爲數部代表致詞及黎照實先

。軍隊裏的同志，誰不高興呀！

我坐在燒焦了的草坪上晒太陽；黨官悄然走到面前，悄然把一張紙頭往我手裏塞，又悄然向前溜去。我把紙頭悄然張開一看，原來又是悄然來了一個好消息——

捷報 元月九日於  
順昌師部參謀處

參字第二號

奉

委員長庚（八）辰電開：

我第九師於虞（七）晨開始進攻水口，激戰竟日，及至下午四時完全克復；俘逆守軍主力，繳獲步槍一千三百餘枝，機槍十七挺，砲八門，彈藥無算！逆軍殘餘，遁竄水口南岸，悉被我衝部堵截解決。特聞，特達！

正當築壘的時候，「綺雅海，雅荷海」的聲中，捷報傳來，查水口至福州僅二百里；直搗逆巢，指日可待，吾輩小卒，庶幾可免膏於砲火災禍乎？全連弟兄，言念及此，不覺爲之一喜！

我立刻捧着捷報下山，回連報告紹興師爺。可是紹興師爺不賞光，好似他早已知道我中央軍必獲勝利！他不笑，也不說，祇點點頭像馬鈴薯的腦袋，表示「知道了」！他那漠然的神氣，他那官僚的典型，很夠使人憎惡！我想起他在光澤叫老媽子洗補衣服不把錢的一回事，恨不得踢他兩腳，警告警告他！

連長今天肚子怕不痛，仍獨自一個早回連來，這無非不忘情於徐娘。當他進來。台州老，勤務兵，還是爲徐娘的事，正詬辭得一榻糊塗！連長心裏很明白；但沒風忌器，要是不辦，將來這亂子不敢預料鬧成什麼樣子？辦呢，勤務兵獻鹿有功，台州老雖可殺，奈入罪理由不充足。祇得裝聾作啞把這對冤家暫時吆喝開。

夜間點名後，向特務長索了一根「洋」蠟頭，躲在伙伙房裏寫了一封給老母的信，報告我還活着，沒有死去。

生，劉漢恩先生演講。劉先生語調精警，會場的空氣，由是振奮。他說：

「今天名爲大夏十周紀念，實爲上海各私立大學共同慶祝成功。」

有人說：中國的大學教育破產。我們可請他們來看看大夏大學，就知道大學教育的成就。

還有人說：中國教育是美化的，應取歐化。但我們歐美化都不取，只要的是中國化。大夏就是模範。光華，滬江也在內吧。

「現在私立大學教育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我們可做孫先生的話來勉勵。

國立音樂學院的音樂演奏？爲最精彩的。尤以孫德志女士的英文歌，胡然君的開與勞動歌。會場的空氣爲之緊張起來。

### (三) 提燈會與放發火

金烏西墜了，夜的天幕已佈蓋着大地。人是這般的擠擁！提燈會啦！紅燈綠燈，輝耀在足球場，大夏的周圍。女同學男同學好像發狂的在跳着。「從那裏走？總指揮先生！」前頭的一隊是這樣樣的叫着。

「由中山路，經曹家渡，兆豐花園，折回本校。」一位小胖子指揮回答着。

去啦！走吧！瘋狂的沿着路徑走着。左近的居民，鐵桶似的圍着觀着。紅的綠的燈籠成千成萬的標灼着。軍樂奏在前行。

時間九時了。放發火啦！大操場去！鐘敲過不？敲過了。好！走呀！高馬奔騰似的向大操場去。

「請各位離開一點！放發火了！」胖子吳主任吃力的說。

一條火光沖上空，放射出連珠的火花。好！再來一隻！瘋狂的在叫。起火放完了，跟着牌上的也燒起來；一對雄雞爭食，火光四射，燒出一貫

## 睡課覺 王化舒

在春色正濃或秋光已老的季節，人們心裏都感到一種莫名的滋味；在課堂裏；耳朵聽着教員的講述，眼睛瞧着窗外的光景，開着的花，飄着的葉，陽光照着的對立出神的籃球架子，天上相追逐着的白雲，不由得精神便飄飄然起來了。

可是在吃過午飯後，人們的精神，是最易疲乏的，而這些景象，便變爲最强烈的催眠劑了；瞧着，瞧着，腦子便鬆散下來！而同時教員的講述，變爲喻喻的，或悠悠的了，聽着，聽着，聲音就小下來，好像街上嗚嗚叫着的汽車，漸漸的遠了，遠了，在聽覺裏消失了。

所以在午後的課堂，人最易入睡。我自命精神強旺——也許是浮躁，從來沒有在課堂上睡過多少覺，而愛玩味睡覺課者的姿態，同技術，（或是爲了這點關係使我不睡）看久了，便看出個道理來：

有的人是每課必睡，好像是有了慣性，或許是因爲生理上的關係（早衰）這自然佔絕對少數的；更有睡有定時的，譬如

在午後第一時，無論上什麼功課（體育除外），一定要睡他一覺，毫無例外，更有按課睡覺的，無論在什麼時間，只要是他所認定要睡的課程，概不放過，譬如他認定了地理課的，不怕是在上午第一時，也無例外，好像他的功課表上，未並未寫「地理」，而寫的是「睡覺」二字。

其他普通的人，是依了自由意思去選擇，他們選擇的標準，不外視課程之有無興趣，及認爲重要與否，教員的嚴厲或和善，心理的高興或頹敗，總之，他們的睡，似在可有可無之間。

在睡覺課可以看出一個人的脾性來：在平日做事光明磊落的人，直腸直性的人，要睡便睡，毫不假借，伏在桌上，霎時即着，嘶聲振四坐，煞是英雄。

而做事精細的人，便把書立起來，把頭埋在書背後；像一個老練的兵士，身子躲在戰壕裏，前面有障礙物遮着，很安穩的做着甜蜜的夢。

有的人分理想睡，而多所顧忌，爬下去，又仰起來張望，甚至將要同睡神見面了，看到遠遠的向他招手，可是偶而教員

「大夏十周紀念」，「普及體育」，「大夏萬歲」，「中華民國萬歲」等字樣。再燒上一層，則現出飛機戰爭，「航空救國」等字樣。最後燒出汽車隊引進了天女散花，八位降臨，總理遺像等等。備極奇觀！

時間將近十一時了，燄火放完後。每個人在狂興的回到宿舍去。

### 問罪記續篇

兆翔

心裏正以為這一個風流事件，畢竟埋沒了去？那知羅斯兄已經把他介紹於本談。

羅斯兄的消息委實靈通，當時的對話知得那麼詳細；但據鄙人的打聽，有一點，羅斯兄還忽略了報告讀者，據說是：

「某君正臥病榻間，女士至，而嬌喘，黑之不語，氣不過來，實以兩記痛心的耳光，某君暈倒，登時牙血不止。」

這個消息本來有點滑稽；但按題當日某女士來勢的兇頭，也並非是不可能的事。

我們已經認為這是一件空前的有趣味的怪聞。立刻，這個消息傳了出去，當晚的廣東居大三元興及其他一切的「老兄」飯館，都有不少的食客把這件事談得出神。

以後，這件事情的如何解決，羅斯兄亦沒有談到結論。

當日，某女士改變戰略，引退歸來，雖是已經痛快的把那位男同學罵得狗血淋頭，可是，一股此氣，是不能夠立刻消下去的。心想這祇是當人前丟了他一下子臉，這祇是一種消極的懲戒的手段；像他這個「硬着頭皮」的東西，如果本姑娘不拿出了一點利害的顏色給他看，也許還要再進攻也不一定。因此，就決計明日（那時的明日）報告訓育先生，

講一句大聲，或是同學們有一聲咳嗽，便又把他拉回來，挺直身子，用手按按講義，好像沒有那麼回事似的；聽說兔子睡覺是睜一眼合一眼的，少有响動，就顧不得睜開閉着的那一隻眼，奔竄開了，與此等人相類。猥猥瑣瑣，畏首畏尾的樣子，很是好笑，可以斷定他不能成什麼大事。

在我自己爲了興趣，不過隨時略爲欣賞而已；可是竟有人對此加以細膩的研究，而做成精密的統計。茲不敢掠美，亦不忍獨秘，略述其梗概如次：

以課程爲標準者：統計何種課程，睡的人最多，何者次之，何者最少，何者絕無。

以講授之教員爲標準者：統計方法如上條。

以時間爲標準者：統計方法亦如上。

以睡者本體爲標準者：統計某人在某課程，某教員講授時間內（按此與「某課程」一項並不衝突，因一教員可兼一種以上之課程也）某時間（上午或下午第幾時），之數目，而求得其百分比。

態度嚴正，方法科學，洋洋奇觀。

在這裏，又發現了一樁奇蹟，就是女同學們，從沒有見有睡課覺的，起初，我還以爲是她們都是精神強旺的，不然就是都用功；守規矩的好學生，所以沒有睡的；但豈能無一個例外呢？使我自己不得不懷疑我的判斷了。

後來我發現了一個原因，就是：因爲恐怕毀壞了她們美好的姿式，所以不睡！這是有充足的理由的，雖然問了她們，而未得到承認。

人的活動，總是有一個假臉遮著的，甚至一舉一動，都在提防着真的流露，而在睡時，意志失去作用，真像不免抵隙而出，所以人的睡覺，總是在夜裏，而又熄了燈的，蓋防人之見也。男人們，馬馬虎虎，豁出去了，看你便看，可是素日佈防最嚴的女同學，要的便是這股子濛濛勁兒，在羣雄粥粥之中，豈肯示你以廬山真面目耶？況「海棠春睡」，歷來男人們便愛偷窺女人的睡態，不但看了，而且還要作無線電台，傳播開去，「偏不給你看！討厭鬼！」

希望把他革除(?)如數家珍般的陳述某君的德行，賢明的訓育先生，却不肯隨便辦理。把當日的真相調查了一個清楚，認為某君確實行為不端，記了一個大過。該女生團入男生宿舍吵鬧，亦都有點失禮，請事可以向本主任稟明，男女生在房間裏吵成什麼體統，也把她記了一個缺點。(是個小過。)

這張布告釘在路旁的黑板上，表示出本訓育先生處理的平等；看官們都堆着滿臉不可思議的笑容。

大家以為某君是個傻瓜。

### 星期日會客室裏的惡作劇

徽樓

那整日不停的總務部的電話，已經靜止了，這是告訴我們！今天是星期日，而宿舍裏的電話呢，却是不停地響着。同時，傳達處的雜差不息地奔走於傳達處與宿舍之間，這大概因為是女校的緣故吧！有時，一下子，會客的人來得太多，傳達忙不了，而那些要見愛人的又急得如鍋中之螞蟻，於是不論看見什麼人入宿舍，便吩咐她順便叫某某人出來。

頑皮的珍，和了兩三個頑皮的同伴，無無聊聊地跑到會客室前，偷看別的同學會客的歡快，等到那同學回宿舍來時，她們便有開玩笑的資料。

一個二十來歲的男子，火車頭梳得很光滑的，穿的皮鞋可以照見人面的，很焦急地，無精打采地在會客室裏踱來去，他看有人跑近來，以為一定是她了，於是猛然抬頭一看，呵！又使他大大地失望，他便乘機跑上前說：「對不起，請你代我叫叫王××出來吧！」

「好的，我替你叫吧！不過，剛剛有人找過她不知她是否已出去了？請你等等吧！」珍立刻答覆。

三個頑皮的小姑娘，跳一步跑一步的走向宿舍去了！

「王××小姐，你的愛人叫你呀！」這一個聲音震動了整個宿舍，宿舍裏的人們沒有一個不為之而笑的。

「你們真會討便宜。」麗說。

「不是嗎？她的愛人正在候她呢？」

「哈……便宜還討不夠嗎？」

頑皮的珍和華等，她們總要找些頑皮的事情來消磨時日的，她們見惠蘭今天不和愛人去逛街，便又有她們頑皮的資料了。

宿舍裏的電話不停地響着，而僕役們個個都忙着洗課室和宿舍的地板「洗完地板，又忙着洗衣服，燙衣服，想多賺幾角錢，又是如電話一般整日不停的，所以有些不耐煩的同學，見電話老沒人接，她便去接了，可是，剛把聽筒放下，馬上就又響起來。所以整日裏宿舍不斷地有兩種叫聲：「×××小姐聽電話呀！」「×××小姐有人來找呀！」

那時正有人叫張惠蘭聽電話，正在迷頭伏案的迷數學的她，聽見叫聲，便三步移兩步的跳下樓去接，她心裏想：定是他打來的，因為我今天沒找他呢！

「喂，你是誰呀？」

「是，你是××嗎？真對不起，因為我明天補考數學，所以今天不到你處。」

「好，你二點鐘來吧！我一定候你的。」

二時剛敲過，惠蘭早已把數學拋開了，不迷了，聚精會神的注意人們叫她的名，果然，不一會就有人叫她，不是校役的聲音，而是一個很熟識的同學的聲音，她不管三七二十一，梳了頭，穿上對鞋，便飛也似的跑下去了，剛跑到宿舍門口，珍和華等幾個便大笑起來，惠蘭還沒有留心她們，直跑

## 讀者信箱

編輯先生：

十日談添設郵箱，引起我意外的歡悅和興奮；我願意是貴刊的一個忠實讀者。

屢次要提筆將我心坎裏的話，向先生傾訴，可是經失敗後的我，總懷疑着這封不成問題的信，決沒有受到顧及的餘地。

是的，這好像是有點無聊——多事，但是「讀者郵箱」說是公開的話，那末我可以說幾句話的。

我自己並不知道性情是遲鈍的，可是我總歡喜偷暇寫點東西投到報上去，當時自然懷着熱烈的希望，盼望着我的作品能夠發表，但是所得的結果還不是個失望？無疑地，這是我知識不夠。當然，我是不曾受過良好的教育，為了生活的驅策很小就到一家商店裏做學徒了；因為我覺得並不單是有閑的人才充分的學識，我知道成功是要從奮鬥中產生的；因為我愛好文藝，（然而不敢說對於文藝有研究）所以每都不避羞恥而常匿名去投稿，結果總的釘子雖是特別多，可是我並不因此灰心，我還繼續的努力下去。我不喜歡人家將稿子懇求熱心報館的人去介紹給編者。我還以為如果沒有發表的可能，寧可不勉強發表的。

先生你以為如何？最後我覺得凡是發表一個青年初次投的稿子，最能引起他寫作的興趣，反之，幾次受到失敗者不是要喪失也許會灰心吧？

現在我還是照樣下去呢？還是就此絕跡？問題似乎就在這裏，假使讀者郵箱專為解答讀者疑問而設的話，那末就請先生不吝珠玉賜以圓滿的解答為感。

立人讀上十一，十二。

到會客室，不見有找她的人，才恍然如夢中初醒，於是氣忿忿的跑回來報報，可是，珍和華等已不知那裏去了。

### 見聞雜錄

老曉

#### 一、胡萍與狗

十一月十日晚上，大夏廣東同學會開遊藝會，除該會會員有很多項目表演外，並請海上聞名的女明星胡萍女士參加表演。原來胡女士所演的劇名是「一個女人和一條狗」，劇中的人物只有兩個，一個是女人，一個是狗。不待說「女人」是胡女士當了，狗便由袁牧之先生任之。在劇中袁先生是一個警察，但胡女士（女人）却以種種諷刺的話來說他是狗。一開場女人（胡女士）是個犯罪的，被警察（袁先生）帶她回她家裏來，原來警察只給她五分鐘的時間在家裏整理一切，但她的方法十分高妙，使警察欲去不得，終於與警察相愛了，換來說就是她願意嫁給那警察。原在這位警察被那女人視之為狗，而女人終頭嫁給他，這便是完結了「一個女人和一條狗」的本題，而作者的標題為「胡萍與狗」也就在此結束。

但這裏有不需聲明的，就是以上所說的是劇中話和劇中事，並非真的胡女士與狗呢。可是如果以劇中的事情——女人嫁警察——來推及現代的現實社會，真是那裏豈有這理？現代力爭男女平等的和所謂新時代的摩登女子，至少都要挑選一個可以依類的「大腹賈」，或一個大官僚，或一個留洋生，才肯與他所謂戀愛而到實行同居，除這以外，低些級的也沒交易，豈有降格嫁給警察老爺之理？從有自由戀愛之說，但這輩老爺也枉吃天鵝肉了！

#### 二、師生偶會

本月某晚，當北四川路月會舞廳華燈初上

時，復且有幾位同學已在那裏聽聽音樂和跳跳舞了。在這個人間仙洞裏頭，怡情暢意，何待筆述，誰知好事多磨，復且李登輝校長和一位職員有意到月宮一行，以觀察自禁大學生跳舞後的舞場情形怎樣，誰知一試便遇着門徒在那裏！李校長畢竟是和氣待人，但對門徒們一笑便了，而那般門徒們也自知鋒芒不可久犯，乃抱頭而退。

同月某日，同濟學生，也在月宮跳舞場遇着兩位教授，他們這時面面相對，知不可避了，乃按住心頭，上前向兩位教授說道：「學生們這次是初犯，請先生原諒，不要報告學校。」先生點頭應允，學生們便一縷煙滑溜出舞場去了。但他們取樂情熱，便一遲到揚子跳舞場去，以便東山再起。誰知命運乖張，那兩位教授不久也來這裏相會，真是倒霉得很！那般學生見了又是原來兩位教授。便像赤匪遇着革命軍般的望風而遁了。但是學生們逃來揚子，而教授們也易地而來，這中真情，是誰誰誰，局外人還未敢斷定。

同日，聞走狗君說，大夏教授蔣××先生也在大運跳舞場和舞女跳舞。這，不知蔣先生是有意來消消遣，抑是別有用意——調查學生跳舞——而來，這裏不敢冒昧肯定。假若蔣先生是來跳舞，那末先生教之，學生學之，所謂上行下效，古有常例縱學生之，亦必無咎矣。

總之，學生有嗜舞的，教授們竟無之；學生固恐碰見教授，而教授也恐遇着學生，在兩方面相忌之下，不過盡力相避而分別擇舞場而入吧，若說禁舞的成績，由此便可了了。

立人先生，

投稿被退回及投入字紙簍，乃極平常之事，沈從文先生曾投稿八十餘次，未被採用。凡事均須有恒心。不過一方面也得反躬自省，究竟自己的寫作是否夠好了。文人的習氣，往往是文章自己好，所以自省是很不容易的。至於寫作下去否是不寫，全看你的興趣如何了，如覺得有趣味，寫寫也不妨，倘使認為苦事，則何必受苦。如其立志要做個作家文人，那又當別論。因為不只是寫寫的問題，而還要有別的方面的修養。你的事情，的確是不成問題的，由你的興趣去決定好了。

編者

編者先生：

傾讀貴刊四十二期老曉先生的「瓊崖教育狀況略誌」一文，覺得有數點須向先生及讀者們告：

- 1 文昌縣幸沒有「四五間中學」，據鄙人所知，只有一間縣立中學，及一間瓊山文昌樂會三縣合辦的中學，現在已閉門大吉。
- 2 瓊山府城及海口，據鄙人所知，現在除六師瓊海及瓊中外，尚有新立的正理女子中學。
- 3 陳漢光氏是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警衛旅的旅長，兼瓊崖綏靖公署的委員（前星期已辭職由許廷杰繼）並不是什麼「瓊崖警備司令」。

請將這三點在貴刊最近上發表，以表真象。此請  
撰安

弟谷山謹白 十一月七日

多承指正，甚感 (編者)



偵探小說

# 陸氏血案

樊達因著

家棧譯

## 第十七章 兩種遺囑

葉達把事情細細地想了幾分鐘。

「簡單沒有一點可以給我們一些指示的，」他沮喪地說。

「已經發生的事實使每個人都得到同樣的利益。他家祇有三個人留存着——老太太和兩個女兒。」

「三個之中的兩個還會出毛病呢，偵察長，」范思很平靜地說。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先生。」

「嗎啡和木鱉精。」

葉達吃了一驚做出一個難看的臉容來。

「天啊！」他用拳頭打着桌子。「這是不會發生的了，我或許能防止牠。」接着一種無望的感覺戰勝他那堅定的意志，他頹喪了。

「我知道你的感覺。」范思帶着很沒辦法的神氣說。「但我們都得等着。倘使陸家的人在這件事裏邊真是一個鼓動的力量呢，就設法免去至少再有一次的慘劇。」

「我們一定要不使兩位小姐再發生問題，或者想法勸她們

分開到別處去，」毛倫說。

「那不過使事情遷延些時日罷了，」范思回答。「並且，這剝奪了她們的遺產繼承權。」

「或者法庭的命令可以不受遺囑限制的，」麥根猶豫地提出這意見來。

范思給他一個諷刺的微笑。

「你能够使法庭執行的時候，兇手早有充分的時間可以從中破壞的了。」

差不多有兩個鐘頭，討論着對付這案子的各種方法；但是想出的計劃都有阻礙。後來大家以為僅有的方法是使警察方面防範得格外緊嚴。但在這次討論的終結以前，總算有一些結果的。陸家的守衛人員加增着，並且特派一個人在對面房子的樓上租一間屋子永遠注意着陸家的大門和窗子。屋子裏更有一便衣偵探在白天儘可能範圍不離一步；陸氏的電話和局子裏裝了直接的通話線。

范思主張，似乎是跟麥根的意思不同，凡是他家或到那裏去的人，不論外表看來和案子全無關係，都得當作嫌疑犯那樣

小心留意着；葉達按着毛倫的吩咐把這件事交給奧白林去決定，假使每個人都要注意起來反要分心而發生懈怠。偵察長，似乎對於吉士，珠麗和利士的私事都有過一翻詳細研究；還有許多人在考察他們外面的朋友和活動，特別指示他們注意收集有無嫌疑或暗示犯罪者的談話。

當麥根站起來表示討論的終結范思重又仰起身子說話了。

『我想，在這情形看來，一定有毒藥傷人的事我們要防備着。服了過量的嗎啡和木鼈精如能立刻解救還有辦法。我提議派一個法醫和監視門戶的人一同等在陸家對面的房子裏；並且他必得準備着急救嗎啡和木鼈的解藥和器械。還有，我們得準備一個暗號給施德和新去的看護，所以，倘假有事發生了，我們的醫生可以一刻不延遲的召過去。如果被毒的人能解救過來，我們能斷定是誰下的藥了。』

這計劃大家立刻贊成。毛倫自己願意在當晚親自和法醫去佈置；葉達立刻到陸家的對面去找一間合用的屋子。

## 第十八章 在那裏鎖着的圖書室裏

（禮拜三，十二月一日，下一點鐘。）

第二天的一點鐘我們和麥根在律師總會裏午餐。

麥根先生那裏等着我們，我們一看到他的神情就知道又有緊張的事情發生了。

『說給我們聽聽看，麥根，』當我們坐到大食堂角上一張桌子邊時，范思說。『你的樣子太嚴重了。我能夠斷定一件完全在我意料之中的事情發生了。那雙套鞋不見了嗎？』

『對啊！奧白林今天早晨九點鐘打電話到局子裏來，說那雙套鞋在夜裏給人拿走了。可是，她昨天晚上床的時候，明明仍在那盥洗室裏。』

『並且，當然是沒有找到了。』

『沒有。她在打電話之前是很小心地找尋過的。』

『想想看。但她一定可以使自己免去了許多麻煩。——偵察長的意見怎樣？』

『葉達在十點以前到那裏去，並且考察了一下。但她沒有得到什麼東西。沒人承認聽到客廳裏晚上有過什麼聲響。他親自再在屋子裏搜尋，但毫無結果。』

『上午你得到白隆醫生的信息沒有？』

『沒有；但葉達曾經看見他。他十點左右也到陸家，耽了一個鐘頭模樣。他因為失去了藥丸很有些困惱神情，立刻就問查出一些頭緒沒有？他大部分的時間是跟雪賴在一塊兒的。』

總之，那一餐飯是很有紀念價值；因為到快吃完的時，范思提出一件事來——並且他簡直是極力主張要實行。而這却是後來把這可怕的慘案慢慢弄明白了的呢。當大家靜默了好久正在吃水菓咖啡的時候，他看着麥根說道：

『昨天的遺囑却給了我一個指示。我一定要到大白那間鎖着的圖書室裏去看一看。那一間神祕的屋子開始騷擾着我的迷夢，從你說了遺囑裏處置這些書籍的辦法後我更加不能安心了。我渴望着知道大白讀書的口味，並且要知道他為何要把書捐給警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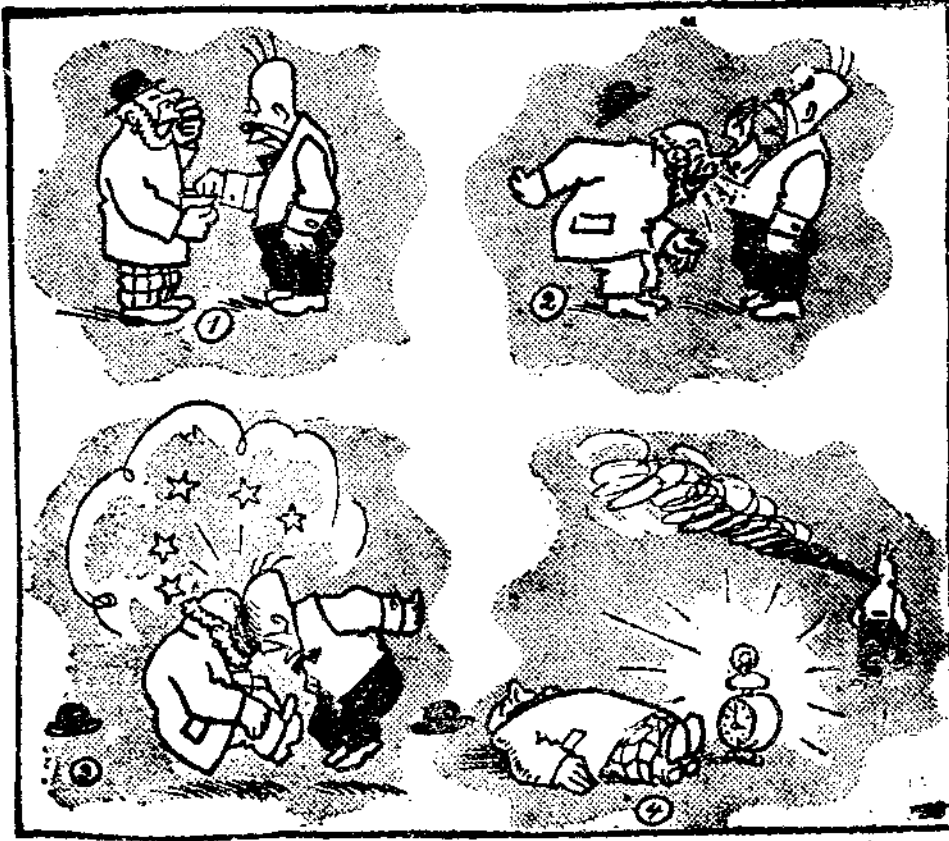
（未完）

期五十四第

# 安得生

鼻煙之味

瑞典漫畫名作



## 編輯室

(續前期)

無話可談

姑作空白

讀者諒之